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蘇合齋案外賈中并許工疏山以章

出二八十六外五二一與外隆何正蘇天津徐世昌許正蘇滬外

柘唐學案石樂楚登出外詩外重類與外類不同不晉錄餘藝

定外柘唐覃精研思諸經皆有撰述晚年治易尤嗜程傳爲述

至蘇傳一書於治亂消長獨見徵兆而不雜以空疏無當之辭

代最得漢經師遺意論者謂道咸以來惟柘唐爲能以漢學

宗精通宋學焉述柘唐學案許正蘇文外外類論出外無善本

魏丁先生晏許正蘇文外外類論出外無善本

丁晏字儉卿亦字柘唐江蘇山陽人阮文達爲漕督延江子屏

主講麗正書院發策問漢魏易十五家先生條對萬餘言子屏

稱其好學深思摭羣籍之精抉象數之奧時年尙未冠也道光

辛巳中式舉人官內閣中書先生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致力

尤深以毛公之學得聖賢之正傳其所稱道與周秦諸子相出入鄭君申暢毛義修敬作箋孔疏不能尋繹誤謂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鄭悒因博稽互考證之故書雜記義若合符譔毛鄭詩釋四卷康成詩譜宋歐陽氏補亡今通志堂刊本譌脫躋駁爰據正義排比重編譔鄭氏詩譜攷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詩王應麟有三家詩攷增刊玉海之後舛謬錯出世無善本乃蒐采原書校讐是正譔詩攷補注二卷補遺一卷鄭氏注禮至精去古未遠不爲憑虛臆說迄今可考見者如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記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禮喪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鼗注依許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胥縣鐘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虞依劉向五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通義射人注稱今儒家依賈侍中注考工記山以章

注作獐依馬季長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當作沫依班固白  
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爲綏依劉子政說苑玉藻玄端朝日  
鄭讀爲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幽宗雩祭鄭讀爲縈依許氏  
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依據凡此釋義補孔之遺  
闕皆前人未發之祕疏通證明灿若燿火譔三禮釋注共八卷  
又著有周易述傳二卷周易訟卦淺說一卷尙書餘論一卷禹  
貢集釋三卷禹貢蔡傳正誤禹貢錐指正誤各一卷毛詩陸疏  
校正二卷孝經述注一卷所著書四十七種名頤志齋叢書先  
生早歲治經復熟於通鑑故經世優裕嘗在籍辦隄工司賑務  
修府城浚市河開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鄉里咸豐中治團練  
以守城功加三品銜光緒元年卒年八十二

參繆荃孫  
儒學傳彙

周易述傳自敘

周易述傳述正公程子之傳也自漢以來言易者習於象數魏王輔嗣出廓而清之發明義理雖多名言無裨實用惟程子一本十翼之傳暢其旨歸以明聖人之道呂東萊稱其理到語精平易的當魏了翁稱其明白正大切於持身用世可謂知言矣愚初讀本義專言占筮於易義未盡詳也後讀程傳旁通曲鬯昭若發矇迺知朱子本義以程子義理已備不復更詳而後人專習本義不能徧觀程傳豈朱子之意哉愚於程傳反覆紬繹閒有發明閱歷累年倘有所得自以伏處衡茅衰殘頽廢無用世之志久矣然抒其已見立言以誠而望後來之取法則程子之志也今以程傳爲主擇其粹精以資玩索先列程傳古誼之龜鑑也附著圖說末學之芻蕘也題曰述傳述正公之傳云爾敢云作哉

書程子易傳後皆謝然其平是之書中五之體而不其然其  
蒙少而讀易自漢唐迄宋元明之注解汎濫旁求無慮百數十  
家驚然而無所得迨年逾六旬篤耆程子之傳朱墨點勘日翫  
一卦兩閱月而卒業爲之歎絕以爲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夫程  
子之傳憂患之書也自序稱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已在紹聖中  
坐黨論削籍之後正竄逐涪州之時也傳言未濟三陽失位聞  
之成都隱者足見易傳作於在蜀之時呂堅中記伊川自涪歸  
易傳已成未出示人門弟子請業方取書篋身自發之呂氏謂  
其潛心甚久未嘗輕易下一字馮忠恕記伊川歸自涪氣貌容  
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素患難行乎  
患難其得力在於學易古人所謂蒙難艱貞也竊謂非程子明  
理之學不能爲此傳非程子進講之忠不能爲此傳非程子身

羅憂患遠竄流離亦不能爲此傳惟其閱歷既深造詣益進洞然於陰陽消長之數吉凶悔吝之機其見幾也微其取旨也遠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可以立身可以處事舉而措之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人之學也第視爲解經抑末矣夫聖人十翼之傳明白顯易不煩注言而後儒之說易者解愈繁而義愈晦理愈鑿而道愈歧即使探蹟索隱抉幽洞微非聖人易知簡能之學支離曼衍庸有當於易乎程子之學明於政治得失之原切於身心日用之要欲學聖人之易舍程子無由入也繫辭之傳所指者不過十數卦而大義揭明聖人之言引而不發至程子暢發無遺啟天人之奧祕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其說易一依聖人之傳不取周子太極無極之說亦不取邵子河洛先天之說使學者曉然於平易之旨中正之歸而不流於術數

得聖人之正傳者程子也朱子本義每云程傳備矣不讀程傳則本義仍不能明由朱子而上契程子由程子而上契孔子斯聖人之立教易傳所以昭示來茲也然使程子經筵侍講得志於朝而其傳之立言或不能如是之痛切不幸有孔文仲輩伎害而摧抑之至於阻漢江之渡觸濫瀕之舟亦云危矣而其學卒以不朽又安知天之所以阨之者非卽所以成之也與易之終也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蒙於程子易傳而知其憂之深也

尙書餘論自敘

鄉先生閻潛邱徵君著尙書古文疏證抑黜僞書灼然如晦之見明今與吳澄書纂言梅鷺尙書考異並著錄於四庫古文之僞至我朝而大著於世晚進後生皆知古文之爲贗鼎矣顧徵



君每云梅賾作偽古文雅密非梅氏所能爲也愚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諸書而斷其爲王肅僞作古文之排比細弱勦襲複沓其爲魏晉閒文字善讀者自能知之然皆綴集而成非肅之雅才好博未易臻此肅好作僞以難鄭君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爲古文孔傳以駕其上後儒遂誤信之千數百年莫能發其覆也近世有惠松厓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頗疑僞書作於王肅而未能暢明其旨愚特著論以申辨之名曰餘論繼諸先生之後也夫西京孔安國祇傳授真古文未嘗著爲傳也真古文久佚不傳今所傳漢孔氏書傳及論語注孝經傳皆王肅依託爲之者也愚削稟數易定爲此篇斷斷於真僞之辨不欲使鄉壁虛造者厚誣古人誦調後世徵君可作不易吾言矣

禹貢集釋自敘

釋禹貢者以孔安國爲最古顧安國傳爲屢作不足徵信胡東樵斥爲顛頂鶻突不甚分明蓋知言也東樵雖指略例又稱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班氏崇古學漢志所稱古文卽安國壁中古文之說水經酈注爲禹貢之功臣誠哉其知言也余獨惜東樵能知古人而不能信好古學雖指一書踵謬沿譌悖古文而逞臆見後之學者將何所取正焉夫釋禹貢者莫善于司馬子長班孟堅桑君長三家酈注擇精語詳補水經所未及明此數家于禹貢思過半矣漢鄭君古注廩有存者許君說文亦有古文說皆卓然古學此皆禹貢之津筏舍此而欲通禹貢譬猶杭絕流斷港而欲至于海也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禹貢多古文說史記夏本紀敷作傅岷作汶斥作瀉槩作禽豬作都球作璆岳作

嶽溢作泐錫作賜導皆作道崑崙作昆侖皆古文也又灋作醴  
隩作奧暨作臬灘作雍沿作均皆與班志合潛作涪與韓詩合  
漾作養刊作栞究作沆並與說文合鳥夷皮服漿播旣都作十  
有三年皆與馬鄭古文合說隨山刊木爲行山表木說奠高山  
爲定說降邱宅土爲下邳居士說篠簜爲竹箭說孔殷爲甚中  
說男邦爲任國說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爲帝乃錫禹玄圭告成  
功于天下河渠書說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同爲逆河入于渤海  
此真古文書說子長得之安國正義所謂身爲博士具見圖籍  
者非古文僞傳比也今東樵于島夷仍依僞古文于玄圭从蔡  
傳禹以爲贄之說是不信子長真古文也班孟堅撰地理志自  
謂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漢志藝作藝攸作  
道野作埜濱作瀕草作艸潛作潛灋作鄴伊洛作雒漾水作養

漳水作章西傾作頃厥篚作棐是來作徠濰淄作留夏翟作狄  
渠搜作叟陪尾作倍尾孟津作盟津雲土夢作雲夢土皆古文  
也志稱禹貢山水三十五又稱古文者十有一東樵于志言禹  
貢嶓豕漾水荷水潒水大別桓水及古文終南流沙陪尾皆所  
不取是不信孟堅真古文也新唐書志謂水經漢桑欽作東樵  
疑非欽作又據酈注漯水引桑欽地理志謂欽所撰名地理志  
不名水經此則大謬案漯水注引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  
漢地理志高唐下桑欽言漯水所出善長所引桑欽地理志連  
文卽謂漢地理志桑欽說非欽別撰地理志也東樵誤會酈注  
遂謂欽所作名地理志此郢書燕說也水經原出桑欽後人譚  
加附益故有東漢三國地名漢儒林傳稱塗惲授桑欽古文尙  
書則桑欽所說亦依古文書也地理志引桑欽者七絳水汶水

漯水弱水淮水均有裨於禹貢說文引汶水出琅玕朱虛東泰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泐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說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多桑欽古文說東樵于嶠豕積石流沙大別陪尾東陵大邳皆不依水經說獨取九江在長沙下雋之說不知後人所竄入非桑欽之本文也東樵既顯悖水經而于酈注亦援引多誤是不信桑欽真古文也鄭康成從張恭祖受古文尙書今書注已佚其見于他所引者說禹貢山水大抵墨守班志引地理志凡三十有九惟梁州江沱及導黑水降水大陸引地志而不從其說餘皆從班志淄水引地志出泰山萊蕪縣志又言入沛鄭不引者水經稱淄水入海是禹時故道不入沛鄭之學博而精矣今考鄭

注赤墮作戡與徐邈合和夷爲桓與酈注如氏說合訓箇籥云  
聆風卽馬融長笛賦所稱聆風也于九河云今河間弓高以東  
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漢許商平當言成平鬲縣界有徒  
駭胡蘇鬲津等河鄭君之說核矣東樵于鄭注引用甚尠而獨  
取三江之說不知乃徐堅誤引非鄭君之注也于冀州不書其  
界不取鄭注帝都廣大之說而取孔傳以餘州所至境界則可  
知鄭注謂大伾在成皋三澨在竟陵東樵皆所不取是不信鄭  
君真古文也許君說文敘其偁孔氏皆古文也又云古文孔子  
壁中書也今考說文引禹貢繇作繇漸作薪繇蕩作筱與古文  
論語合又引書曰竹箭如楛卽古文書說籛蕩之文周禮職方  
氏注故書箭爲晉晉楛聲相近皆古文也瑤琨作瓊與馬融書  
及班志合蠙珠作玼與大戴禮保傅篇合浮于淮泗達于荷與

水經泗水篇合沆卽兗之正字兗俗字也濕卽溲之正字溲借字也濟水字當作沛與出贊皇之濟別說砮丹石可以爲矢鏃說禹貢鏤剛鐵可以刻鏤說三澁澁埤增水邊人所止者說嶧陽葛嶧山在東海下邳說陶邱再成邱也在濟陰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說岷山弱水之所出卽張掖雞山也說巋山在蜀郡渝氏徼外卽羊膊岷山也濰水出瑯玕箕屋山東入海引夏書濰淄其道淖水朝宗于海从水朝省朝宗卽潮之正字淖與朝同是海潮已見于禹貢矣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卽杜林漆書古文說也東樵于淮泗達荷取說文而謂荷在山陽湖陸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漾水出隴西東至武都爲漢亦所不取不知許君說荷漾與班志同皆古文東樵于九江孔殷引說文殷薦上

帝訓殷爲眾違古文殷中之義是不信許君眞古文也嗚呼博學如東樵猶不能信好古文證合經義其所著書多沿宋以後之俗說泝其流而不先溯其源猶導河不于積石導江不于岷山烏在其能行水也余旣爲之正誤以匡東樵之失復采獲古文甄錄舊說砭俗訂譌斷以己意自史漢水經注及許鄭古學取其說之確者著于篇傳以後儒之解證以地志期于發摛經文無取泥古其引用前人說各繫姓氏于下輯禹貢集釋三卷庶以備遺忘便尋省其有不符應時輒改先儒有言前人之失吾知之吾之失吾不能自知也安得信好古學者而就正之哉

毛詩古學原序

自孔子以詩三百五篇親授子夏五傳而至荀卿親授魯人大毛公亨爲故訓傳漢世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惟毛公之學獨



得子夏荀卿之傳爲後儒言詩者所宗又身爲獻王博士多得秦以前經傳古文其所撰述實六藝之指南百氏之淵藪也漢三家詩多從今文而毛公皆依古文其曰故訓者古言也明其信而好古不敢以肫見廁其閒也班志稱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鄭志答張逸云詩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子夏得聖人之傳而毛公又得子夏之傳王肅蕭統沈重陸德明孔穎達並謂詩序子夏作范蔚宗乃謂衛宏作誤也爾雅或言子夏所足今毛公詁訓多依雅故亦淵源子夏之證草蟲傳婦人歸宗則喪服傳文也絲衣序靈星之尸則高行子說也大雅傳一取九女小雅傳大庖三田合於公羊車攻傳詳田獵之文雲漢傳載歲凶之禮合於穀梁公穀皆子夏之門人也周頌言天命魯頌言祿宮皆孟仲之緒言亦西河之私淑則謂傳自子夏者信也

唐陸氏孔氏皆謂荀卿爲毛公師今案頃筐傳云易盈束矢傳云五十行葦傳依天子彤弓之制巷伯傳援柳下後門之文並與荀子脗合毛以追琢爲彫與荀書彫琢其章合毛以秋冬爲昏與荀書霜降冰泮合富國篇引蓋云歸哉蓋卽盍也大略篇引勿用爲笑用卽以也古蒙厖字通而榮辱篇引駿厖作蒙古隧遺聲近而非相篇引下遺作隧荀引亶亶作勉勉而文王傳亶亶勉也荀以平平爲治辨而采菽傳平平辨治也殷武傳賞不僭刑不濫致仕篇文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儒效篇文莫非本於孫卿著之詰訓又威儀棣棣傳富也左右趨之傳趨也並見於賈誼新書賈誼從荀卿弟子受左傳後傳至貫長卿亦毛公弟子賈與毛同出荀卿故其言詩多相符也芄蘭傳稱射御佩鞞絲衣傳稱先小後大素冠

傳述閔子援琴之事大雅傳述虞芮爭田之文並見於劉向說苑楚元王受詩於荀卿門人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故其言詩亦相符也由是觀之則謂親事荀卿者亦信也漢書獻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之屬皆經說傳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立左氏春秋博士毛公仕於河閒罔羅遺失左右采獲今見於詁訓者可案也大車傳毳冕司服文蟋蟀傳役車巾車文行露傳紵帛五兩媒氏文駟傳諸侯六閑校人文公劉傳新國則殺掌客文常棣傳燕則尙毛司儀文駟驥傳冬獻狼夏獻麋獸人文七月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文生民傳嘗之日以下肆師文雲漢傳國凶荒以下大司徒文秦風傳車旗六命出於典命無衣傳冕服七章出於大行人正月傳言圖土則稱大司寇之文齊風傳言告時則稱挈

壺氏之職是時周官初出於山巖屋壁旋入祕府世儒莫得見  
獨毛公爲獻王博士獲覩古籍識其爲成周致治之書於詩傳  
動見稱述而後人猶疑周官爲漢末增竄其亦弗思耳矣又無  
衣傳引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尺考工記廬人文行葦傳引天  
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記弓人文考工記亦獻王所得故毛  
公引用之禮記正義爲孝文博士所作非也伏生治書爲秦博  
士遭秦滅學伏生壁藏之漢定獻王始得尙書今考彤管傳書  
進御湛露傳戒濞宗縣傳閒田之化車攻傳射澤之儀並與書  
大傳同蓋伏生以廿九篇之文教於齊魯之閒大毛公魯人習  
聞其說傳所依用蓋先秦老師授受之說也獻王得禮古經五  
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正同考雞鳴傳言纒笄七月傳言  
纒裳賓筵言燕射之禮鼓鐘言笙磬之樂邶風傳納采用雁東

山傳施衿結帨葛履傳夏葛履冬皮履魏風傳婦至門夫揖入

皆據儀禮之文碩人傳娶禭即士昏禮頰禫之異文也采菽傳

羊苦即公食禮羊芣之異文也毛公當西漢之初徵引儀禮如

此而宋樂史乃謂班固七略不著儀禮班志禮古經即儀禮又謂魏晉梁

陳之間儀禮始行斯誠疎陋不學之瞽說也記百三十一篇亦

獻王所得而毛公親見之吉日傳外事以剛日雲漢傳歲凶年

穀不登以下縣傳君子將營宮室以下皆曲禮文車攻傳天子

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王制

文七月傳孟冬天子始裘生民傳玄鳥至以下皆月令文葛履

傳婦人三月廟見草蟲傳嫁女三日不息火皆曾子問文碩人

傳聽朝路寢候人傳一命緼芾以下皆玉藻文揚之水繡黼丹

朱中衣既醉傳恆豆之菹以下皆郊特牲文大雅傳殷畀夏收

周冕

古弁作冕與冕相似

夏醴殷牟周爵商頌傳夏足鼓殷置鼓周縣鼓

皆明堂位文葛覃傳女師教婦德以下采蘋傳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皆昏義文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至僅有存焉錄射義文瞻卽傳古者天子爲藉千畝至敬之至也錄祭義文簡兮傳引祭統昇輝炮翟闈寺葛生傳引內則夫不在斂枕篋衾東山傳引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樂黃鳥傳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旱麓傳言上下察也本諸記大學中庸其說經得聖人之旨歸記爲七十子後學者所作故毛公多引用其文後儒有謂禮記爲漢儒作者亦失之不考耳至若小弁傳言親親之仁縣傳言遷岐之事皆據孟子北山傳云賢勞烝民傳云述職民勞傳賊義曰殘文王傳盛德不可爲眾也皆誦法孔孟之言以爲訓釋此毛公之學所以能高出漢儒而又非宋以後鑿空之

學所能企也獻王好左氏春秋與毛公並立博士今二子乘舟  
傳言及壽事甚詳皇皇者華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皇矣  
傳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  
文俱左傳文左氏引荷天之寵而毛公讀何爲荷左氏引褒姒  
滅之而毛公訓威爲滅左氏以哉周爲載周而傳卽訓載左氏  
以干城爲扞城而傳卽訓扞方西京之世左氏未顯於時而毛  
公識其爲古文舊書首先采用然後歎毛公之學極博而其識  
至遠也凡此所引經記子傳皆聖賢之遺典向非獻王實事求  
是固無由盡得其書而非毛公之深知篤好亦無由發其祕藏  
而著之竹帛也且毛詩所以獨傳至今者以其義理度越乎三  
家而其詁訓又兼綜乎三家也以韓詩考之能不我甲傳甲狎  
也韓詩作狎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就率履不越傳履禮

也韓詩作禮倪天之妹傳倪磬也韓詩作磬何彼禮矣傳禮猶戎戎韓詩作戎音戎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織織也韓詩作織織綠竹如簧傳簧積也終日七襄傳襄反也屈此羣醜傳屈收也百川沸騰傳騰乘也他如魚勞尾赤鸛鳥長鳴施施難進唯唯不制類皆兼取韓生廣徵訓義又毛詩多古文而三家多用今文載衣之裼韓作禘裼古文禘今文也秣之摧之韓作莖摧古文莖今文也皋門有伉韓作閔伉古文閔今文也福祿膺之韓作胝膺古文胝今文也韓詩宜岸作宜豳岸豳古今字韓詩來牟作嘉麥牟麥古今字漢石經魯詩殘碑惟是褊心毋食我黍惟與毋皆今文毛詩作維作無皆古文也蓋古文多假借不失六書之旨許叔重說文敘偁詩毛氏爲古文其書援引毛傳甚夥略舉一隅如展衣傳爲丹縠琫琕傳據逸禮孔疏所不能詳



者皆具於說文則毛氏之學古矣又簡兮傳動於近成於遠與淮南合干旄傳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與呂覽合以禦務爲侮以忠信爲周旣醉以壺爲廣周頌以熙爲廣葛覃傳王后織玄統以下綢繆傳三女爲粲那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並與國語合外傳呂覽爲秦火以前書淮南亦漢初人書皆與毛公合足徵毛公卓然古學其所稱道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惜古書散亡什不存一無能盡知其原本而表出之也然卽今可考而知者灼然見其爲子夏荀卿之傳故訓所徵皆獻王蒐集之古文七十子之徒所傳述程子謂毛公能得聖賢之意其言純粹明白質而不蕪約而不肆學詩者於毛公之學紬繹而有得焉詁訓通而義理明義理明而心術正其於孔子無邪之言直一以貫之矣區區章句云乎哉

毛鄭詩釋自序

余年十五始得見毛詩注疏受而讀之其閒故訓古文多所疑  
滯久之得陳氏稽古編惠氏古義戴氏詩考正疏通隱義啟迪  
蓬心然古義古音猶有未能盡釋者暇日以鄙見鉤稽記於簡  
札積久成帙爲毛詩古學後又兼及鄭義遐思博考用力綦勤  
迄今歷十有四年所得滋多因取舊稿刪存什之五以少年精  
力所寄不忍棄擲聊過而存之自知譎陋其於陳氏諸家之書  
無能爲役然續述之苦心頗爲矜慎至於勦說雷同鑿空臆造  
二者之譏庶知儆爾錄旣畢釐爲二卷改題曰毛鄭詩釋仍以  
毛詩古學舊序冠於前志不忘初也

書段氏校定毛詩故訓傳後  
金壇段氏玉裁校定毛詩故訓傳合傳爲一篇寘於經後以復

古經傳別行之舊甚盛事也閒或者考訂譌文疏通古義其大要亦頗詳審顧其閒竊有未安者有出於臆改無據者是不可以不辨也防有鵲巢傳昔久也段改爲夕謂誤作久案箋云自古昔之時常然申毛訓久之意正義亦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賈疏言昔爲久酋亦遠久之意也郊特牲舊澤之酒鄭注讀澤爲醪謂昔酒也釋文引隱義云腊久也釋名曰驛酒久釀酉澤也古昔有久義故毛訓爲久段改爲夕非也伐檀傳寘置也段氏爲寘者寘之譌文寘塞也案鹿鳴箋云寘置也大司寇鄭注寘置也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虞翻注寘置也釋文寘張璠作置古寘置通用毛取同音訓爲置段改作寘亦非也生民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段謂假達爲沓重沓而生案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

之生言易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羊部牽小羊也讀若達  
達本說文挑達字毛意段達爲牽故訓爲生但傳文質略箋更  
申言如達之生非有異也引申之則凡物之生皆曰達載芟云  
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云達出地也正義曰苗生達則射而出  
毛鄭同也段於車攻傳鳥達履謂達沓古通復下曰鳥猶可言

也至此傳亦護前說爲重沓謂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

說文

段注詩當作牽傳牽達也又自背其說然肌改經文亦非無乃郢書燕說歟闕宮傳云有大

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此毛鄭之說與韓詩說奚斯作頌者不同段氏改傳云作是詩  
與韓詩同尤武斷之甚者也皇矣傳多据左氏文其有不備箋  
更足成之段氏謂心能制義曰度至經天緯地曰文凡八句皆  
傳文各本以德正應和以下五句誤係之箋段之說亦想當然

耳果何所据而為是說乎韋昭國語注引毛詩傳勤播百穀死

於黑水之山今傳無此文此說見山海經海內經其文不雅馴

與古訓文不類或馬融詩傳之文亦未可知後漢書馬融注亦稱毛詩傳段

氏以此十字補入生民傳下斯為妄矣說文為六書之宗旨然

所引詩或兼取三家不必盡依毛氏段於克岐克嶷謂嶷乃淺

人改之當依說文作嶷考漢婁壽碑岐嶷有志則嶷亦漢世通

行之字也幽風二之日栗烈段氏改作溧冽又謂說文冽譌為

瀨案說文風部颺讀若栗颺讀若列栗烈即颺颺之假借不必

改從溧冽也古烈賴聲同思齊箋以烈假為厲假論語鄭注厲讀若賴瀨亦冽也段

氏謂冽譌為瀨未免不諳古音矣車率傳慰安也段依釋文作

怨也案王肅申毛為怨恨孫毓朋於王亦為怨也凱風傳云慰

安正義作安是也崧高傳贈送段依集注本作增也案渭陽傳

贈送也女曰雞鳴韓口箋並云贈送也當以作送爲長甘棠傳  
依集注增召伯以下三十七字四牡傳依集注增無私恩以下  
二十八字皆過信崔本輕改孔疏節南山庶民弗信引日本古  
本作弗谷風傳据日本古文改無有不作無不有竊疑日本書  
爲好事者依託其所稱古本尤多傳會古書不可据段氏引之  
亦輕信之過也又傳斨方罍也段罍下增斧字袞衣卷龍也段  
龍下增衣字古文簡質無庸添設他如兩驂不猗改作倚子維  
音曉曉增之字之類皆當存其原本著其異同今段氏皆徑改  
經文殊失古人傳疑之旨段所作說文亦多意必之說故特著  
之使後之讀段氏書者知所謹擇焉

詩序證文

案詩常棣正義引鄭志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魏王肅梁

蕭統沈重陳陸德明唐孔穎達皆謂詩序子夏作獨後漢書儒林傳稱衛宏作詩序後儒多爲所惑今案華黍箋云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則毛詩本有序不始于衛宏明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詩書序其志詩序書序著于西漢之初烏得謂爲東漢人作乎原其致誤之由衛宏本傳毛詩古文並述詩序蔚宗不學遂誤以序爲宏作儒林傳中誤以漢一字石經爲古文篆隸三體又誤以大毛公爲毛萇其糝繆大率類此漢魏以來說詩者多遵詩序唐韓愈始疑之至宋鄭樵掊擊尤力謂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其言之狂悖如此樵又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詩序至是始行考漢世文字引詩序者凡十有五漢書禮樂志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

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張晏三國時人  
應劭風俗通聲音云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並引酌序文一也  
文選王子淵講德論引傳曰詩人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李善  
注謂樂緯動聲儀亦有此文與大序同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  
老云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魚麗序文三也後漢  
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車攻吉日序于周詩馬季長傳毛詩亦稱  
詩序四也孫穀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曰治世之音溫以裕其  
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陶宗儀說郛引含神霧曰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臯聞之者足以戒  
並大序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詩緯經始靈臺天下附也依靈  
臺序文緯候皆漢以前書五也蔡邕獨斷云清廟洛邑旣成諸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一  
三

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維天之命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祀先王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郊祭天地之所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祭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蒸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始作樂合諸侯而奏之所歌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雍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嗣

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載芟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  
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絲衣繹賓尸之所歌也酌告成大武言能  
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  
賚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  
並與周頌序三十一篇同六也左傳服虔解誼載馳五章許穆  
夫人閔衛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載馳序文襄二十九年  
傳服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車鄰序文周頌譜  
正義引服注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烈文序  
文七也劉向列女傳仁智傳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關  
雎序文八也桓寬鹽鐵論引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  
也北山序文九也劉熙釋名釋典藝詩之也志之所之也大序  
文十也漢禮樂志注應劭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五日雅六曰頌亦大序文十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索

隱引世本宋衷注哀公荒淫田游史作還詩以刺之也還序文

十二也文選長楊賦注引韓詩序曰下以諷刺上抑正義引侯

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文選登石門詩注引韓詩曰伐木

廢朋友之道缺侯包著韓詩翼要亦依抑序文劉元城引韓詩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後人傳會不足據十三也儀禮鄉飲酒禮鄭注君與臣下及四方

之賓燕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

歌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德樂

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大射儀注

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燕禮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

樂歌也賈疏謂鄭君注禮之時未得毛傳而所說並與序同十

四也正義稱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趙商問長發序大

禘張逸問定之方中序仲梁子何時人鄭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逸又問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鄭答曰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張逸趙商皆漢末人鄭之弟子十五也漢世之引詩序彰彰如是鄭樵淺躁之徒不能研究古書迺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作詩辨妄以攻序而不自知其言之妄也或問予曰書序詩序皆漢世所傳述何以史漢引書序甚多而引詩序卒少予曰書序古今文所同故漢儒多依用之至詩序則齊魯韓毛序各不同漢時三家置博士而毛詩不得立故其序不爲當時所重至東漢衛賈馬鄭諸儒表章古學毛詩始顯於世其後吳韋昭鄭語注引序秦仲始大初學記引韋昭答雜問時邁之詩巡守告祭柴望也魏左思三都賦序引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通典禮二引晉太康十年詔曰詩序曰文

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晉束皙補亡六詩皆据詩序  
干寶晉紀總論引行葦序葛覃序六月序七月序文隋志周續  
之雷天宗孫暢之皆有毛詩序義阮珍之陶弘景皆有毛詩序  
注顧歡毛詩集解序義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劉瓛毛詩序義  
疏劉炫毛詩集小序注北史有劉獻之毛詩序義注蓋詩序於  
是乎盛行矣或問班志何以不載詩序予曰藝文志毛詩二十

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古經傳別行二十九卷者詩之本文

也三十卷者依經立傳增小序為一卷也經義考分載漢志毛詩為毛亨故訓傳為

毛萇大誤毛雖引序分置篇端而猶仍原序一卷以存子夏之舊鄭

箋所云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正指此也後儒篤信詩序者莫如

宋程子其言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又曰大

序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若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

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烏序可謂知言矣至若左傳爲古文舊書漢世所不行而詩序卷耳碩人載馳清人黃鳥桑柔及曲沃州吁衛伋鄭忽等事並與左傳合又鴟鴞序與金縢合東方未明序與周官合都人士序與緇衣合商頌序與國語合北山序與孟子合先儒論之詳矣茲不復述

鄭氏詩譜攷正敘

昔孟子言誦詩讀書曰論其世書分四代世系易明詩則詠歌所寄興象深微非如書之實事可據也漢儒言詩之世者韓詩譜見於隋志久佚不傳它書閒引齊魯韓之說以關雎爲康王時詩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以商頌爲宋襄公時詩以燕燕爲衛獻公時詩多違鑿不合經典獨毛公之故後出其學最古大儒鄭君信而好之就傳爲箋又据太史年表及春秋纂爲詩譜自

是言詩之世者略知所歸鄭世次悉依毛序惟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改爲刺厲王案漢書谷永傳閻妻驕煽日以不臧顏監注稱魯詩十月之交篇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則知箋義本於申公非康成之臆說也隋經籍志鄭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徐整毛詩譜三卷釋文序錄鄭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古求裘通用大東箋裘當作求可證國史志謂求字訛非也玉海藝文類引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此序不傳或謂今詩譜序爲宋均作因玉海連引致誤其實序乃鄭君自作也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卽徐整暢文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毛詩譜注曲

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疑卽劉光伯注文胡三省通鑑注引孔穎達毛詩譜云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唐志不載孔氏詩譜今周南召南疏謂岐山屬美陽作杜陽者誤不知沖遠此譜何以復云爾也自唐正義以鄭譜冠於各篇之首而其旁行之譜寢以失傳正義引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引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劉昭續漢志補注引鄭譜外方之山卽嵩也今鄭譜皆無此文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說正義曰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論詩於穆不似天作傳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正義曰譜云參訂時驗



是訂爲比並之言也此皆疏釋故訓蓋旁行譜中間引毛公傳  
故有申毛之文陸元朗引衛譜云衛在汲郡朝歌縣文選魏都  
賦劉淵林注引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下又引虞舜所都之  
地與今譜正同而脫此首句是不獨旁行之譜不可復見卽正  
義所載譜文亦未免有佚脫也宋歐陽文忠公奉使絳州得殘  
缺鄭譜因加考訂補譜十有五補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  
者八百八十三爲詩譜補亡然其所得之譜自周公致太平已  
上皆闕乃不如正義所載之完其後序稱國譜旁行尤易爲訛  
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則知絳州之序爛滅特甚其增損  
塗乙或出於歐公之改削而不盡爲康成之舊觀故前所列鄭  
譜佚文補亡本亦無之也竊嘗取其譜而尋繹之檜鄭同爲一  
譜與風別爲二不合王風次在豳後與變風次第不合頗疑其

違失鄭旨及考正義謂既譜郇事然後譜鄭始悟郇在鄭上今  
檜譜末云其國北鄰於虢文勢不完下接鄭譜初宣王封母弟  
友爲桓公及滅虢郇之事首尾聯貫本爲一篇唐孔氏引譜各  
冠風首誤割爲二而原文遂不可復然後知檜鄭同譜誠鄭氏  
之舊也正義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  
世相次故也則知王風次在幽後亦鄭氏之舊也惜乎補亡不  
明著某處原文某處今改微孔疏言幾何不疑歐公之私竄也  
然其閒竊有可疑者孔穎達謂魏譜分葛屨以下五篇爲一君  
伐檀以下二篇爲一君而歐公統敘爲一孔氏又謂幽風七月  
在先鴟鴞次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終以狼跋鄭所不說未  
可明言旣謂鄭所不說則譜不依此次甚明今歐譜悉同孔次  
與毛序異近世通志堂刊本尤爲譌脫補亡明云定之方中繫

於惠王之時而譜中不列定之方中又魏譜脫陟岵秦譜脫車  
鄰黃鳥雅譜脫鹿鳴魚麗皇矣且序謂補譜十五今數之僅得  
十二而三頌之譜闕如此歐公之書所以不能無疑議也蒙竊  
慨鄭學之廢墜猶幸各譜正義備言鄭氏左方世次尙可据依  
用敢排比鉤稽緝爲斯譜錄正義所載譜文弁諸首雖次第略  
依歐本而辨論加詳不欲因陋就簡必取證於箋疏以還鄭君  
之舊又摭太史年表自共和以來上溯厲王元年下訖定王八  
年陳靈之亂而詩亡別爲總譜以附於後俾令後之學者循覽  
易明於以驗時運之推移政治之得失亦論世之一助也

詩攷補注補遺序

宋王厚齋撰詩攷錄齊魯韓三家詩及異字異義爲一卷後人  
以其書與周易鄭氏注附刊玉海之後顧鄭易有惠氏新本校

勘精詳詩攷則傳寫訛舛莫之是正且此書爲厚齋艸荊之本未及審定有前後重出者如子衿憂心翼翼醴甜而不泔之類是也有編次失當者說苑甘棠傳周禮注引營營原隰皆與韓詩無涉不當繫之韓詩初學記引韓詩飲之禮當入飲酒之醜下不當繫之湛露文選注引韓詩青靜也卽青陽婉兮章句又引韓詩介界也卽無此疆爾介章句厚齋不得其次寘之卷末則非也有援據未精者董道詩故所稱齊詩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崔靈恩集注皆後人贗作厚齋引以入書失之矣益以近世刊本之譌魯魚焉馬觸目紛如余所見玉海刊本外有胡文煥百家名書本毛子晉津逮祕書本近又有趙紹祖巾箱小本并以董斯張所增十九條附於後較舊刻差爲清整然如韓詩厲附也附誤作刑戢捷也捷誤作捷仍沿舊本之誤又如漢書誤

作漢水李迂仲誤作适仲尤爲踳駁則亦未爲審也余不揣固陋檢閱原書著其所出凡舊言漢書注文選注今皆注某篇其他皆類此複者刪之訛者正之失次者移之未詳者申之加案字以別於舊爲補注二卷復摺摭其缺略蒐羅遺軼爲補遺一卷而明代之僞魯詩說則削焉不載蓋其慎也昔惠氏校鄭易爲三卷余此書亦三卷末學寡聞其視惠氏書不逮遠甚然續述厚齋之學而慮其貽誤將來勞心瘁力以迄於成則其意將毋同與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敘

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唐書藝文志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宋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案初學記燭類引陸士

衡毛詩草木疏唐人已誤爲機幸有陸氏釋文璣字元恪爵里甚明今所傳二卷卽璣之原書後人疑爲掇拾之本非也爾雅邢疏引陸璣義疏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並稱義疏茲以陸疏之文證之諸書所引仍以此疏爲詳疏引劉歆張奐諸說皆古義之塵存者故知其爲原本也閒有遺文後人傳寫佚脫爾璣三國時吳人釋詩者自毛鄭後以此書爲最古烏可不寶貴而熟翫之乎其與毛異義者易萊王芻之傳謂萊竹爲一草易六駁馬之傳謂六駁爲木名亦不盡依故訓其下篇敍齊魯韓毛四詩源流至爲賅洽釋文敍錄四詩東漢從略此疏合班范儒林傳綜貫無遺其敍毛詩謂授自孟仲子毛傳引孟仲子天命之說禠官之文鄭譜引孟仲子於穆不似謂孟仲子子思弟子漢書具載經師而不及孟仲曾申根牟荀卿賴此疏以傳之也唐

孔氏正義謂漢書儒林傳毛公不言其名而此疏稱魯國毛亨  
爲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徐堅因之初學記載毛詩授受悉同  
此疏元朗冲遠所未聞得此疏而始備惟其去漢未遠是以述  
古能詳尤信其爲原書也蒙年逾六旬目瞑意倦炳燭之明手  
自讎校考之詩疏釋文及唐宋類書比勘是正舊有毛晉津逮  
祕書本王謨漢魏叢書本王本譌漏殊甚脫去鹿鳴食野之芩  
疏蒲翦鶻鳩亦有佚脫今悉依毛刻本毛脫去木瓜一條据御  
覽引補入訂其譌字增其闕文多識正名勉爲小子之學後之  
孳求毛故者幸無棄焉

儀禮釋注序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孔壁所得者爲古文古  
文得自魯淹中漢志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

今

文志誤作禮記此據文選劉子駿讓太常博士書注引無記字皆古字天漢之後孔安國家獻

逸禮三十九篇禮古經五十六篇析十七篇言之故云三十九

也河閒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禮禮記之

屬禮者禮經也卽今儀禮是也六藝論曰河閒獻王得古文禮

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大毛公亨爲

獻王博士親見其文著之故訓毛詩匏有苦葉傳納采用鴈雞

鳴傳纒笄而朝七月傳鄉人以狗葛屨傳婦至門夫揖入東山

傳母戒女施衿結悅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皆據禮經黃鳥傳

婦人有歸宗之義據子夏喪服傳當西京之初儀禮已見稱述

此古文之學也今文傳自高堂生後瑕邱蕭奮以授后倉倉授

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皆立博士通典引石渠禮論

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



又與梁邱臨

通典作黃門侍郎臨即梁邱賀子臨也見漢書杜佑謂失其名非

蕭太傅韋玄成

及戴聖論石渠今所傳通漢之論有父為長子斬宗子孤為殤

為乳母總數事皆言禮服儒林傳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

渠是也戴德所傳之篇目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刪士虞第六特

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十一燕禮十

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前三篇

與今同唐志戴德喪服變除一卷今其文見於通典禮類及禮

記正義是為大戴之學戴聖所傳之篇目士喪八喪服九士虞

十一本作十五誤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特牲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

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餘亦與今同小戴記有冠義昏義鄉飲

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即儀禮之記是為小戴之學慶氏弟子有

夏侯敬及其族子咸又橋仁楊榮曹褒等皆傳慶氏學此今文

之學也西漢之傳禮經者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劉向別錄備載十七篇之目至東漢時而禮經益顯班

固白虎通引禮士冠經禮昏經禮士相見經禮喪服經士虞經

許慎五經異義引禮覲經說文草部引禮鉞毛牛藿羊芾豕薇

卽公食禮今文其後鄭君傳小戴禮

據後漢儒林傳

參考古今文之異

同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蓋至是而儀禮之學大著於世矣漢

儒稱儀禮曰禮經或直曰禮無儀禮之名惟鄭君六藝論云周

禮爲本儀禮爲末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也儀禮舊無師

說馬融僅喪服注一篇其作注者自鄭君始學禮而不從鄭猶

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蒙旣篤好鄭學紬繹注文博攷而研究之

爲釋注二卷復詳列古文今文之學兩漢經師之授受庶後之

學者覽其淵源尊信古禮識其爲周公孔子七十子之傳以祛

俗儒疑經之妄爲鄭學者其亦有取乎此也

周禮釋注敘

周官一書漢初出於山巖屋壁旋入祕府世儒莫得見其經師傳授皆不可考何休林碩之徒漢人已不能無疑宋元而後之紛紛觝排者更無論矣余嘗徵之羣經稽之史傳而知爲成周之古文舊典六國變古暴秦燔書周官淩廢漢初始著於世獻王得之毛公傳之自劉向以前諸儒稱道者不絕其向歆以後徵引周官者則不具述云粵稽唐虞建官有司徒司空秩宗共工士虞之職夏官殷官二百周設官三百六十考之書詩若牧誓司徒司馬司空立政虎賁師氏太保太史內史詩巷伯寺人孟子無羊牧人乃夢雲漢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十月之交有卿士司徒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之屬其職並與周官合逸周書

職方解卽夏官職方氏文詩序出於孔門有侯人挈壺氏之官  
有狐序古者國有凶昏則殺禮而多昏與大司徒荒政多昏合  
觀於書詩所載其爲成周之制作明矣儀禮所稱官制若士冠  
禮筮人執筴燕禮射人告具獻內小臣闔人爲大燭於門外又  
以授弓人大射儀量人量侯道巾車張三侯獻服不聘禮乃謁  
關人士喪禮豕人營之卜人抱龜燠少牢禮司士擊豕廩人概  
甌獻匕小祝設槃匱鄉飲酒燕禮大射儀俱有太師燕禮公食  
士喪禮俱有甸人大射公食禮俱有宰夫大射儀胥薦主人胥  
卽胥徒聘禮盼肉及庖車庖卽庖人燕禮膳宰卽天子之宰夫  
庶子卽天子之諸子王朝侯國之異名也又鐘人卽鐘師之屬  
宗人卽都宗人家宗人之屬雍人卽內饗外饗之屬並與周官  
合儀禮爲周公所作則此周官亦元公之舊典也降自春秋之

世列國多僭改周制然左氏傳莊十九年王收膳夫之秩僖二十四年王御士二十八年賜之虎賁三百人宣公十二年獸人毋乃不給於鮮又豈敢辱候人成十年甸人獻麥成十八年司士屬焉襄二十三年季孫召外史三十一年巾車脂轄哀三年命校人乘馬十四年迹人來告又宣二年宦其餘子與大司徒之餘子合襄九年及其大夫門子與大宗伯之門子合又有大宰宰夫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太史內史宗伯行人封人寺人圉人樂有太師刑有士卜祝閭僕醫巫之屬其與周官合者已比比若是矣迨戰國時開阡陌置郡縣周官之法大壞其學亦幾絕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搜求焚燒之獨悉孝武除挾書之律周官始出河閒獻王傳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其一也獻



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  
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此記得自獻王之明證墨子非儒下云今  
之鮑函車匠孟子云梓匠輪輿矢人函人今皆見於考工記墨  
子孟子皆在未焚書以前而其言與記合南史稱盜發楚王冢  
獲竹簡書王僧虔謂是科斗書考工記然則考工一篇亦東周  
以後之古書當時以足周官非無謂也漢以前之引周官者藝  
文志言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  
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劉向別錄雜記竇公二十三當卽大司  
樂文大戴禮朝事篇載典瑞司儀大行人小行人掌客文小戴  
禮內則記載食醫庖人內饗文其見於稱述信而有徵如此方  
周官之初出未顯爲故書古文許慎說文自序其稱禮周官皆  
古文五經異義亦稱古周禮說成帝後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著

於錄略是爲今文歆傳杜子春子春傳鄭眾賈逵而周官之學始著大儒鄭君從馬融及張恭祖受學爲周禮注合故書今文而參之考訓詁摺祕逸發疑正讀厥功偉矣余旣不揣蠢愚闡發鄭旨以相賈疏之所未及爲釋注二卷復恐後人之疑經并以注爲可議於是摭成周之制度泝漢氏之淵源證其爲周公致太平之道

道字據禮記正義

以昭示來茲庶後之學周禮者尊經益

以信注則此序之所爲作也

禮記釋注敘

庚辰之秋自都歸里杜門卻埽取禮記四十九篇紬繹讀之因據唐石經及衛正叔集說校正經注訂譌補脫古注質奧孔疏所不能詳者復旁攷諸書疏其疑滯自秋徂冬共積得若干條藏諸篋衍壬午夏齋居多閒始取舊橐編錄成帙其與前人聞



清傳集卷一百六十一  
合者刪之亦有先儒所已言而重著之者必其論辨加詳足以  
相舊說之所不及而后存之然皆標姓氏於前而以鄙案附於  
後郭象齊邱之爲蓋深恥之也錄既畢題曰禮記闡注劉君孟  
詹語余曰賈公彥儀禮周禮疏皆稱釋曰謂釋鄭注也今子亦  
解釋鄭意何不曰釋注余避其言遂易今名

禮記六國時作論

禮記非漢儒作也蓋秦火未焚之前六國時人所撰集也記引  
兌命尹吉太甲君陳皆百篇古尙書非漢人所見又引君奭周  
田觀文王之德亦與漢博士讀異故知出於秦火以前也曷以  
知爲六國時作也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後學  
者所記夫曰後學者則孔門之再傳弟子今記中曾子有子皆  
稱子又記曾子子張之沒及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詳子

游之子言思子思之子子上鄭注謂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孔疏  
謂公明儀子張弟子又爲曾子弟子則爲七十子後學者無疑  
七十子當春秋之季而其後學者則當六國時可知矣且樂記  
一篇史記張守節正義謂公孫尼子作陸氏釋文引劉瓛說緇  
衣亦公孫尼子作班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自注七十  
子之弟子夫樂記出於公孫尼子而記子夏對魏文侯事則爲  
六國時明矣孔穎達正義謂檀弓在六國之時以仲梁子是六  
國時人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  
時鄭志答臨頌曰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當在其後又王  
制周尺注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正義引皇侃曰六國時或將  
萬爲億故曰萬億是王制亦六國時作盧君謂漢博士所作非  
也以今考之月令呂不韋所修則秦莊襄相也中庸子思所撰

則魯繆公師也三年問荀子所著則楚蘭陵令也乘馬曰騎田  
宅曰獻非周制所有也官曰太尉民曰黔首并非春秋時所有  
也邾婁考公之喪穆公縣子之間皆六國時之君故曰六國時  
人所撰集也或問方六國時干戈交爭權謀競起何暇言及於  
禮余曰是聖人之澤也爾時去春秋未遠大義微言未盡泯滅  
一二私淑之徒相與抱殘守闕纂述以成此記使古禮不至于  
淪亡七十子傳授之力也且是時西河之教棘下之師不乏講  
學名儒漢儒林傳稱戰國黜儒術然齊魯之間學者弗廢陳涉  
之王魯諸儒持禮器而歸之考之史籍若馭臂子弓之易史記儒林  
傳傳孔鮒之書漢記尹敏傳高子孟仲子之詩毛詩公羊穀梁鐸椒虞  
卿之春秋漢藝文志魏文侯之孝經傳蔡邕明堂論趙岐稱孟子通五經  
劉向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記之作于是時也蓋亦有由來

矣鄭注雜記引逸禮王度記別錄以爲齊宣王時人所說班志載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師古引別錄云六國時人以他記考之則小戴記從可例推也惟其爲六國時作故記載參互時與周禮不合而後人據其不合之處直以爲雜出漢儒豈通論哉善夫朱子引許順之說曰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云云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以此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徒無疑嗚呼可謂知言矣夫記禮者肇於六國而漢儒祖之世反稱漢儒記禮而斥六國爲縱橫亦猶議禮者盛於六朝而唐人祖之世反稱唐人議禮而斥六朝爲綺靡非數典而忘其祖乎豈知策士橫議而禮未亡詩賦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一  
三  
侈興而禮不墜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之未喪斯文雖當仁誼  
凌遲之際必有守道之儒以延一綫之傳獨禮記也歟哉

孝經述注敘

孝經述註集唐玄宗司馬文正公范華陽先生三家之註也自  
唐初司馬貞灼然正古文之僞玄宗石臺孝經註依用今文十  
八章定本其註取鄭君王肅韋昭虞翻劉邵劉瓛魏真克諸家  
撮要剪蕪約文敷暢註家之善者也註孝經者無慮數十家而  
文正公之指解華陽先生之說尤爲明白正大粹然儒者之言  
惜其誤信古文之僞竄易篇章增改字句寢失其真朱子述汪  
端明之說孝經古文與尙書古文皆後人僞爲而所撰孝經刊  
誤參用古文今文未爲定論故述註之本一依今文爲訓也愚  
嘗病今之塾師教學不讀孝經用是采擇羣言以貽來學述而

不作不敢作也嗚呼孝道之盛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聖人治之於未然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而起孝之不講豈細故哉愚年逾六旬輯爲斯註庶幾遂序黨庠朝益暮習匪獨學之助也經正民興之效其必由是也夫

讀經說

自漢立五經博士師法傳授不顯一家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賈爲之正義明神宗時蒼萃兩漢魏晉之注及唐宋疏釋諸家鈐板雍學未嘗詔人之誦習也我朝崇尚經學諸經昭示萬古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宮尊經之意大矣竊謂爲學之道莫先於讀經讀經之法莫先於讀注疏注疏之學朱子教人之學也朱子論孟精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答李季章云

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少又曰周禮也且循注疏看去又曰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儀禮疏不甚分明夫以朱子掣究注疏如此而後之爲宋學者撥棄訓故空言心性以自文其寡陋則豈朱子之意哉於是矯其弊者又倡爲漢學其始勦於一二好古之儒廣異扶微甚有裨於學者其流至於專己守殘支離傳會掎擊宋儒學愈歧而經愈晦矣余謂漢學宋學之分門戶之見也漢儒正其詘詘定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詘以精二者不可偏廢統之曰經學而已經學莫先於注疏讀注疏之法當首毛詩古傳簡質純雅箋疏精博爲諸經之最次之三禮鄭注淹貫博奧古今絕學周禮疏博而裁儀禮疏典而宄禮記疏晰而陋然其大指固皆詳贍此四者經學之源詩禮旣通其於經學思過半矣其餘易書春秋三傳論

語孝經孟子注皆明白易讀惟何休注多識古禮趙岐注多引古事須考證而後讀書傳孟子疏皆僞作不可讀也然後終之以爾雅則六藝之旨歸九經之鈐鍵也而猶未敢以爲是也易則兼取李鼎祚集解程子易傳而以黃宗羲兄弟惠士奇父子諸書胡渭圖辨參之書則兼取吳澄纂言梅鷟考異而以閻若璩疏證胡氏禹貢洪範二書王鳴盛後案孫星衍今古文疏參之詩則兼取陸璣疏呂祖謙記嚴粲詩緝王應麟詩攷而以陳啟源稽古編戴震考正參之周禮則兼取王與之訂義而以惠氏禮說戴氏考工沈氏祿田及江永疑義參之儀禮則兼取李如圭集釋而以張爾岐句讀凌廷堪釋例及江氏釋宮注參之禮記則兼取衛湜集說而以納喇性德補正江氏擇言及任大椿弁服釋例參之春秋則兼取呂本中集解黃仲炎通說而以



顧炎武補正惠氏春秋說左傳補注及沈氏小疏參之它如孫  
奭孟子音義閻氏四書釋地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劉台拱論語  
駢枝邵晉涵爾雅正義益以陳祥道禮書朱子經傳通解秦蕙  
田五禮通考惠氏九經古義江氏羣經補義余蕭客古經解鉤  
沈皆當博采若夫易有子夏偽傳郭京偽本書有梅賾偽古文  
詩有子貢申培偽說論語有孔安國偽注皇侃偽疏孝經有偽  
古文偽孔傳大學有偽魏石經皆屏而不取由是考其文字則  
取許慎陸德明張參元度之書正其音韻則取賈昌朝吳棫陳  
第顧氏之書凡以發摛羽翼不主偏隅蓋必如是而後注疏可  
通經學可明也而又緯之以精思察之以平心求之以實事極  
之理明義精躬行心得經學明則士品端士品端則官方正學  
校之興人才之盛其必由此矣豈徒爲章句之學云爾哉余來

主講鹽邑愧謏陋寡聞無以爲學者勸特攄其區區之一得敬  
爲諸君子勸焉趨時之彥見余之說當有笑其迂者然好學深  
思之士亦必有聞而奮興孜孜求進者則余之說其亦不可以  
已也

周易解故自序

易自孟京荀虞之學亡魏王輔嗣出而廓清諸家獨標名理究  
其流失不無空言浮虛之弊於是矯其弊者復倡爲漢學侈談  
爻辰卦氣納甲之說好奇騁異大抵惠氏之支流也夫惠氏當  
師法蕩然之後捃摭殘賸以扶微學之一綫固不爲無功矣然  
一惟漢儒之言是从顓門墨守而不顧其義之安理之是烏能  
免穿鑿之譏哉而後之無識者更從而鋪其糟魄揚其頹波展  
轉販鬻無異攘他人之勝篋而有之余竊笑其僞也且易自京

焦流爲小數五行占候之言參同道家之說皆託之於易漢世之言易者亦雜矣獨輔嗣起而空之鑿山開道上契古人之真詮使後儒得見名理本乎絜靜精微之教而不至沒溺於象數之學以歧入異端未必非輔嗣導其先也而今之學者顧輕詆王學指爲空言之罪首烏得爲公論乎余謂易本象數象數不可知以義理知之數奇而理正也義理不可見於訓詁見之義微而詁顯也離訓詁而言理其失也虛離義理而言數其失也誕祛其虛誕之弊而察之以平心求之以實事則無論其爲漢易爲魏易爲宋儒之易觀其會通探其指要門戶之見所以不可存也余少而讀易於易義略無所得惟是區明解故述其一隅之見以備遺忘其所言者不過小學之緒餘以言易義抑末矣然世之讀易者必先熟經文經之訓詁不明則其說糾紛而

不定偏曲而不安是故本之訓詁以正其文求之義理以衷其  
解訓詁者義理之本根也義理者訓詁之標準也顧義理爲人  
心所自具可以沈潛體驗而得之而訓詁則非博攷不明非研  
究不精故是正文字未可以識小而忽之也若夫矜言古義株  
守舊文言訓詁而不本於理與言象數而不本於理則皆說易  
者之過也夫奚取焉

書蔡傳埤釋敘

尙書蔡氏集傳序云慶元己未冬文公令沈作書集傳二典三  
謨先生蓋嘗是正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  
己未當慶元之五年朱子已七十歲閱十年而書集傳成朱子  
已不復見矣金仁山謂蔡傳成於文公旣沒之後門人語錄未  
萃以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余紬繹研求味其指要其有

清傳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詩  
未安亦不敢曲徇先儒埒以釋義疏通證明蔡氏每篇皆分析  
古文今文殆習聞朱子之論而疑書之古文與泰誓蔡傳引吳  
氏曰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蓋吳才老之說蔡  
傳亦疑泰誓之非本經矣茲所釋者皆今文亦有斥偽古文傳  
者併附於篇

詩集傳埒釋自敘

丙辰之春杜門養疴屏除人事取朱子詩傳紬繹讀之兼采漢  
唐宋諸家之解斷以己意集眾說之長未有一字無來歷者然  
後歎朱子學之大也朱子初解亦用序說呂氏讀詩記多引之  
至作集傳乃盡棄小序以意解詩善夫程子之論曰學詩而不  
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  
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序中言國史明乎得失

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然則詩序之說烏可以盡廢乎集傳成於淳熙丁酉朱子年四十八歲其後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孟子注亦以柏舟爲衛之仁人皆從序說是集傳未爲定論也余自幼年受讀此傳然皆顛預讀過未嘗究心今老矣始得分析章句坳以釋義更爲表明寫成一卷以傳家塾函丈之儒青衿之士溫習故書庶有取焉

易林釋文敘

漢焦延壽易林以六十四卦變而之四千九十六卦班志不著錄隋志五行類有焦贛易林十六卷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東觀漢記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尙席取卦以周易卦林

占之其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以詔書問沛獻王  
輔今易林震之蹇有此文漢世甚重其書亭林顧氏疑爲東漢  
以後人撰託非也亭林謂其時左氏未立學官易林引左氏語  
甚多又往往有漢書中事如長城旣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  
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晏案左傳當西漢時雖未立博士  
賈誼已爲訓故河閒獻王傳其學毛詩故訓傳多依用之於易  
林何疑焉至昭君不必爲元帝時事或取昭明之義如毛詩平  
王之類萃之臨曰昭君守國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以解焉且  
元帝之世延壽固當見之矣漢書京房傳焦延壽字贛贛貧賤  
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旣成爲郡史察舉補  
不黃令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房以元帝建昭二  
年上封事棄市死時年四十一元帝紀建昭五年明年春正月

改元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闕氏匈奴傳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檣字昭君賜單于延壽生歷昭宣元之時或猶及見  
其事唐王俞序謂延壽當西漢元成之間必有所據亭林謂延  
壽在昭宣之世亦非也易林學出西京文義古奧非東漢諸儒  
所能依託流傳既久沿譌滋多舊有汲古閣毛子晉本漢魏叢  
書何允中本近有黃丕烈重校宋本黃本刻工完整售者爲之  
紙貴然晏以毛何本校之頗有舊本不誤而黃本妄改之者則  
宋本亦未盡可據矣坤之豫曰盡我筋力胝蠶爲疾黃刻宋本  
誤作璽比之大過云胝繭爲疾胝卽胼胝之胝蠶卽足繭之繭  
爲疾與上堅不可得合韻黃刻宋本疾字作候尤爲誤也需之  
兌曰牡飛門啟同人之夬同漢五行志京房易傳有城門牡飛  
事黃刻宋本皆誤作杜飛其誤甚矣乾之井云鼃鳴岐野鼃應



山淵漢書張衡傳鼃鳴鼈應章懷注引易林鼃鳴岐野鼈應于  
泉唐時古本如此黃刻宋本作驚鳴岐山龜應幽淵肌改無據  
不可從也頤之解云箕仁入室政衰弊極抱其彝器奔於他國  
黃刻宋本箕仁作飢人據史記西伯伐飢國滅之飢卽伐耆之  
耆晏案箕子與微子連舉故下用抱器奔國之事不必改作飢  
人以合於殷本紀也乾之咸云三人求橘反得大栗黃刻宋本  
作反得丹穴據史記巴寡婦清事晏案復之大過云踰河求橘  
并得大栗可爲確證不必改作丹穴以合於貨殖傳也大畜之  
訟云哀相無極黃謂哀相當作衷相晏案毛本原文云靈公夏  
徵哀禍無極言其事可悲哀禍亂相尋無已於文自通不必改  
作衷相以合於左氏文也妬之晉云販鼠賣卜黃謂卜當作朴  
周人謂鼠未腊者爲朴晏案漢藝文志著龜家有鼠序卜於文

爲順亦不必改爲賣朴以合於戰國策也略舉一隅則黃本之失爲不少矣曷燿繹舊文用相讎校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其有音義不明證之故書雅記疏其隱滯於所不知概從闕如仿陸氏經典釋文纂易林釋文二卷附著於後末學譎陋聊備遺忘尙冀有道君子斷而裁之譴其義焉

書翟氏牟氏易林校略後

甲寅秋余撰易林釋文既畢越兩月得東萊翟氏云升棲霞牟氏庭校略本注義簡質校正詳慎頗具苦心視黃本爲善矣然如箕仁入室改作飢人入室反得大栗改作反得丹穴餌吉知來改作乾鵲知來哀相無極改作衷相無極並承黃本之譌其朮改之失亦如黃氏如乾之坎云黃鳥來集黃本作采萊校略改萊爲蓄非也需之恆云蝸螺生子卽蟠羸之異文校略改蝸

爲蠟非也又如屯之觀云爲王妃后莊公築館與左傳莊公築  
王姬館合不必改莊爲桓也屯之大畜云逢禹巡狩錫我玄圭  
與虞書禹錫玄圭合不必改禹爲舜也蒙之比云豕生魚魴與  
京房易傳豕生魚合不必改豕爲家也大畜之臨云六家作權  
公卿剖分六卿分晉之室故下文云唐叔失明不必改六爲三  
也萃之噬嗑云文定厥祥康叔受福康叔爲文之昭故上文云  
文定厥祥不必改康爲唐也井之隨云蜺見不祥蜺占不祥不  
必改爲緜女之蜺也井之漸云黃虹之野黃虹爲瑞不必改爲  
朝虹之草也改大過之茅筋爲茅蕝改困之三旅爲三閭凡此  
校略所改皆武斷之甚者也其尤異者校略大題爲焦氏易林  
牟序直稱爲崔氏易林據後漢書崔駰傳祖篆王莽時著周易  
林六十四篇牟氏謂易林乃莽時建新大尹崔延壽撰新信聲

同大尹誤爲天水崔彤誤爲焦崔篆蓋字延壽以二千年之舊名一旦而改移崔氏其說甚怪竊未敢以爲然也牟據漢費直舊序云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之所撰晏案西漢諸儒未有代人作序者孔安國尙書序自序其書亦係僞託此費直之序必依託也漢書稱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藝文志無費氏篇目費易本無章解烏有爲人敘述者乎延壽爲梁人漢書稱爲小黃令小黃屬梁國地於建信天水何與焉宋本原有此序程迥晁公武皆引之鄭端簡公謂延壽與孟喜高相同時非王莽時費直亦非莽時人宋人固疑費序之僞矣牟氏亦云序假名費直妄人加東萊費直長翁曰七字旣明知舊序之僞猶據以爲莽時且謂崔篆蓋字延壽蓋者疑辭徧檢書傳篆無延壽之字肱說紛騰疑誤

後學夫何取焉牟又引東觀漢記永平五年占周易卦林蟻封  
穴戸大雨將集詔問沛獻王輔爲易林震之蹇文晏案王厚齋  
漢志攷亦引東觀記此文薛季宣序引同並稱以京氏易林占  
之後漢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京爲延壽弟子是爲焦氏之  
學確有明徵其非崔氏亦明矣牟又引後漢儒林傳孔僖拜臨  
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晏案李賢此注崔篆所作易林也郎覲  
傳九日三公李賢注引焦延壽分卦直日之法張衡傳李賢注  
又引焦氏易林明焦氏與崔氏各自爲書章懷之注甚晰隋書  
經籍志云易林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並云焦贛撰梁有三  
十卷唐書藝文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焦贛崔氏周易林  
十六卷注云崔篆焦崔志別爲二未嘗溷爲一也唐會昌中王  
俞序云延壽所著大易通變其卦總四千九十六題徐堅初學

記歐陽詢藝文類聚皆唐初人俱引焦氏易林未嘗以爲崔氏  
後人何由而肫斷之乎翟氏又引宋李石續博物志後漢崔篆  
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自唐以來言易林者皆稱焦氏惟  
石得其實晏案李石所引卽范書之文以廣異聞未嘗指此易  
林卽爲崔氏翟云得實是爲厚誣古人原書具在可覆審也翟  
又引同人之豫鼎之節云安民呼池謂安民縣始于王莽時在  
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晏案毛本同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黃  
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肫改遷就不可从也夫曲學阿  
世古人所譏實事求是先儒所貴晏旣錄其說之精覈者標其  
姓氏著於篇後復書其竄改之失將以匡救其非就正有道知  
我罪我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易林釋文後序

易林釋文何爲而作也因黃氏校刻宋本多所竄改而作也先是易林有汲古閣毛子晉本自黃蕘圃刻本行世繕寫清整鏤刻精工坊肆盛行又雕鏤小字本俗儒耳學不能細心讀書甚重黃本而舊本寢湮矣黃氏序云諸刻易林悉出自明內閣本而黃氏所刻據陸敕先傳臨之宋本蕘圃得之顧千里千里得之程念鞠展轉傳鈔文與毛本大異夫使鏤板出於宋時猶爲可信今以影鈔臨寫之本輕改古書字句差互其可據乎且毛子晉之刻本卽宋黃伯思所校定序稱字誤以快爲快以羊爲手以喜爲嘉以鶴爲鵲義可兩存今以毛校黃刻不應殊異如此之多凡子晉彙書悉因其舊閒有舛譌不敢臆改得失顯著循覽易明此汲古閣之本所由貴重於書林也近世士大夫崇尚宋本好奇騁異是古非今而所謂宋本者或出於書賈射利

鄉壁虛造之徒至謂影摹宋鈔尤不可信以抱經盧氏之積學猶或誤从況其下者乎蘇氏志林云近世人輕以意改古書鄙淺之人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譌舛深可忿疾旨哉斯言可謂信而好古矣晏爲釋文信古傳舊守多闕疑之怕懼不知而作之譏自以炳燭之明必有不逮然紬繹舊文實事求是庶幾西京故書不至滅沒於後人之手僭易妄更貽誤來學則釋文之所爲作也

楚辭天問箋敘

楚辭天問屈子呵壁之所爲作也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古賢聖神靈瑰瑋僑佹之形屈子仰見圖畫一一呵而問之以寫其忿懣牢愁之志所爲痛極而呼天也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圖皆有先賢畫



像武梁祠堂有伏戲祝誦夏桀諸人之像漢書成帝紀甲觀畫堂畫九子母霍光傳有周公負成王圖敘傳有紂醉踞妲己圖後漢宋宏傳有屏風畫列女圖王景傳有山海經禹貢圖古畫皆徵諸實事故屈子之辭指事設難隨所見而出之故其文不次也東漢順帝時侍中王叔師撰爲章句叔師敘稱天問多奇怪之事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闕者甚多不能詳悉今子政子雲之說久佚不傳叔師依據舊文章決句斷注天問者莫古於是書矣蒙不揣譎陋仿鄭箋申毛之例因章句而爲箋叔師義有隱滯箋以表明亦有不依章句者如鄭箋與毛異義是其例也箋義創始於嘉慶丁丑屬草牘定藏於篋中迄今三十有七年覆加審定繕寫成書屈子以直行竭忠被讒憂憤悼古人之不作懼來者之難明述箋申義感慨係之

投壺考原敍曰齊甄苾錄其本曰投壺而曰投壺者蓋無或  
投壺古禮之正經也漢戴德戴聖傳之爲大小戴記自朱子析  
分經記吳草廬定爲禮之正經卽逸禮三十九篇之文孔壁之  
古禮經也古者射爲六藝之一投壺又射之一事漢魏以來祭  
遵袁紹戎馬之間猶習其藝至如王輔嗣之易學邵康節之數  
理亦從事投壺之儀元明以後此事寢廢矣宋司馬文正公有  
投壺新格尙可仿而行之雖未知於古禮何如然告朔餼羊之  
存不猶愈於携蒲牧豬之戲乎余徵之古籍輯禮典傳記賦文  
圖格四篇共爲考原一卷以備燕賓習射之娛庶幾志正體直  
反求諸身考禮正俗此其嚆矢也夫小戴射壺衣更大戴公丘  
佚禮扶微敍具佚賈誼書古大戴堂文甄苾錄蔡邕備載史遷  
緝佚禮何仿也仿於宋之王厚齋元之草廬先生也厚齋困學

紀聞云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於  
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於蔡邕論雖寥寥  
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草廬采小戴投壺奔喪大戴公冠  
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及鄭注引中霱禘於太廟王居明堂禮合  
爲儀禮逸經八篇自敘謂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  
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然朝事儀見於大戴記學禮亦見保  
傅篇非逸也而厚齋逸之失矣巡守朝貢烝嘗之禮近載鄭注  
是逸也而草廬不逸之又失矣然則寶斷圭碎璧者愛玉璞而  
誤鼠腊收片言隻字者倚星宿而遺羲娥二公之所逸未能盡  
其逸也蒙暇日瀏覽羣書左右采獲久之成裘乃重加排纂系  
以鄙說首佚經次佚記次佚文次附錄取東漢章帝詔書扶微  
學之語命之曰佚禮扶微其不曰逸而曰佚者何也尙書無逸

史記作無佚漢熹平石經書逸字皆作佚說文不載逸字當從古文作佚也語曰勗始者難爲力繼事者易爲功碌碌者因人成事良用自愧若二公者其猶大輅之有椎輪繪畫之後素功歟

附錄

先生於淮安書肆得北宋汴學二體石經殘字一束裝爲四大冊爲顧亭林萬季野朱竹垞所未見因取諸經覈對小有異同足資攷證宋史及玉海載仁宗石經無孟子而此本有之唐開成石經及經典釋文俱無孟子汴學以孟子列於經先生以爲表章孟子自北宋石經始也

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記

先生少居鄉見夫囂競之俗告訐之風寢以成俗心竊非之及長凡戚友之涉訟者必微風曲論曉之以勞民傷財期於省事

而止丙午冬著周易訟卦淺說一卷使人人可曉安民息訟各

遂其生真有用之經學也

周易訟卦淺說

先生為鄭學疏通證明述而不作既輯鄭君年譜又署其堂曰六藝取鄭君六藝論以志仰止之思又為陳思王陶靖節陸宣公年譜合刻之為頤志齋四家年譜

柘唐交游

潘先生德輿

別為四農學案

包先生世臣

別為安吳學案

周先生濟

別見安吳學案

朱先生琦

別見惜抱學案

許先生瀚

別見未谷學案

劉先生文淇

別為孟瞻學案

高先生均儒

高均儒字伯平秀水人原籍閩縣以先世遺柩均卜葬於嘉興海鹽間遂入籍禾中爲秀水廩生幼卽嗜學知治經必先識字故於小學致力爲勤治經專三禮主鄭氏說故自號鄭齋而又篤守程朱之學於應潛齋陸稼書尤所服膺咸豐間客游江淮爲楊端勤以增吳勤惠棠校刻書籍省勘精細性狷介與人交規過勸善不遺餘力晚主杭州東城講舍以實學課士同治八年卒年五十八著有續東軒遺集三卷

參吳昆田撰行狀

文集

立志說

陸涼周生英勃侍其父龍峯太守守衢州太守禮余授生及其弟敦勃景勃經甫七閱月太守卒生奉喪歸有日矣生以將遠

與余違而有念於余之數數以立志爲訓也請曰志何由立噫  
幸哉生言及此生可以爲人矣余疇昔數數渾舉此而未剖析  
者待生憤悱耳生罹茲大故而拳拳請益能不忘此生之志殆  
有立者機邪余敢不盡其愚夫志之字本從屮從心今書屮似  
士卽借從士以論志人之生也貴於物人而士也貴於人士以  
上爲賢爲聖至人也士以下爲農爲工爲商常人也愈下而爲  
輿臺爲僕隸者不具之人爲老爲佛者異類之人人也而非人  
也人與非人之辨由其心之所之而已心之所之謂之志志於  
人則士以上者可幾而及也志於非人則農工商以下者易惑  
而溺也古聖人制字義以上焉者律人借今書所似論可與古  
義通立志者務先識志之字體以進求其用之端無他日習飲  
食克勤無怠耳小學之方灑掃應對推而究夫事親敬長隆師

親友之道生人日習之事具矣渴而飲飢而食不可須臾緩也而飲食其難矣哉人幼而飲食於父母比於長貧賤者自力以給力之所瘁而後飫之於人爲無愧力有未至而不甘人之一勺一粟所謂立志也充斯志則上可以希聖賢次亦不失爲謹愿之士若襲先代遺蓄無飢渴之慮一飲食閒凜乎虛素而思日習何事儼貧賤者之力於人不敢泰然甘以飫焉境之處也校寬志之立也校易由是而灑埽應對不愆於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各務其實視聽言動一一證諸六經四子之書使作者之意浹洽於心而字字皆如己出志之所至氣得其養質固不搖植已於斯觀人於斯凡粹然爲士以上之人與夫苟然爲農工商以下之非人黑白不淆而自知取法斯志立之驗也不此之務塊然杜門雖无咎无譽式飲式食而燕朋匪僻亦多乘其



清傳 卷一百六十一  
四  
逸而導之淫勢必求爲貧賤食力之不可得更有甚者口博立  
志之虛聲躬匿不肖之汙行作僞日勞雖精帖括弋功名上無  
以致君下無以澤民而愈以形其喪已轉視輿臺僕隸老佛之  
徒之腥聞久彰爲更不禁掩鼻矣又奚以抗其志而論士以上  
之所謂賢聖哉生勉之生質愿而貌恭其弟略慧於生而生信  
余若尤篤余爲生發此生其率敦勃景勃共守余說

禮理篤跋

禮猶體理卽脈人具體而脈不調則病人襲禮而理不析則誣  
漢儒精言禮宋儒承之而特揭理字導人以從人之徑持循之  
端猶之醫者切脈以審人氣血偏滯之由而後方以治之其體  
始可無恙也學者不察自判漢宋各執門戶爲一家言亦曰勤  
止而制禮之初意果如是乎至堂先生學審其是激流溯源恐

沿之者之日滋於弊也爰以近儒凌君次仲廷堪復禮三篇張君彥惟成孫與方彥聞書三篇合刊而書其後先徵理字之見諸經者以孔子讀烝民之詩爲折衷末附陳侍郎序姚郎中經說之語惟學遜志主善爲師之碩義於是爛然先生藏書數萬卷退食劬讀日昃不遑而僅舉此以示爲學之準其用意微摯亦惟智者善喻之耳若謂調停漢宋模稜持兩端是淺識之昧昧自誣直與病入膏肓尙諱言忌醫疆詡克葆其體者同堪閱已

讀書分年日程跋

均儒幼孤承母教讀書以親炙者宿爲先務十二歲因嘉興府驛丞營山李君初白謁嘉興沈雲泉先生珏先生以其從子鼎甫侍郎督湖北學政時所重刻三魚堂校本程氏讀書分年日

程見貽均儒受讀茫茫無所得惟略識勉齋句讀例二十二歲授誦金華從德清楊幹村先生道生學粗知讀書門徑二十三歲交桐城蘇君厚子惇元得讀三魚堂所著經說文集始知陸清獻公所以刻程氏書之意蓋謂讀書法程莫善於此也厚子藏有清獻原刻其行數多於沈刻本書葉略寬均儒尋亦購得清獻原刻一初印一後印本行游必攜在笈中迄未能潛心依其程以自課四十九歲授誦平湖七月行笈書悉陷燬均儒先于四月嘉興被擾時出走遘難轉徙至杭又遘難五十一歲流離至淮吳仲宣侍郎屬校刊陳氏選注小學錢唐丁君竹舟申松生丙自上海寄紹定本呂氏童蒙訓屬爲重刊作當歸草堂本意以爲東南劫後書籍多淪就易刻之本先存其概小學刊畢吳侍郎又屬校刊近思錄江注原本書儀家禮等籍均儒因

憶及程氏書乞借於山陽丁君儉卿晏儉卿出示三魚堂刻初  
印本曰此讀書者之高曾規矩也均儒諦視與被燬之本無異  
亟屬寫官以當歸草堂書格寫成樣本一再繙校竊忖始見是  
書于四十三年之前是書所列應讀之書四十三年中目亦曾  
見若謂依程誦習一日未曾則今猶十二歲時之茫茫無所得  
也忝所生而孤負師友之訓罪無可追輒敢自襮以告竹舟松  
生并將來之讀是書者至是書所分之程人或有疑其過峻過  
拘者清獻公跋語指示精切尤願讀者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之詩而日勤玩索焉

之落而日隆冠家

齊香齋熈公知諸講不辭財次願齋香齋高山仰止景行

至共洲來之齋長書香全長香世公之野人返自錄其嚴劍

出亦視主而感負和文之陳裝無可豈勝煩自錄以香竹共

長香齋齋野齋質而日朱會限今齋十二氣世之

書十四十三半之前長書世既熱齋之香四十三半中日本會

如飄真官以齋就草堂香齋齋齋本一再錄於

日本曰如齋香齋之高會賦賦也自齋齋與如齋之本無異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終

香齋齋是齋齋出云二齋齋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一

天津徐世昌

古微學案

古微說經本於常州莊氏學術推遷殆關運會其經世之

文多洞中情事至於治元史策海防彰往察來斬歸有用

開咸同以後著書風氣則時為之也述古微學案

魏先生源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壬午順天舉人宣宗閱其試卷揮翰

褒賞才名藉甚官中書改知州甲辰成進士以知州發江蘇權

東臺興化縣事二十八年大水河督將啟閘先生力爭不能得

則躬赴制府擊鼓得免啟士民德之補高郵州坐遲誤驛遞免

尋以緝獲梟匪功復原官咸豐六年卒年六十三先生經術湛

深讀書精博初崇尚宋儒理學後發明西漢人之誼於書則專  
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  
撰書古微十二卷於詩則謂毛詩晚出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  
震皆致疑於毛學而尙知據三家古義以證其源因表章魯韓  
墜緒以匡傳箋撰詩古微二十二卷於春秋則謂漢書儒林傳  
言董生與胡毋生同業治春秋而何休注但依胡毋生條例於  
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廣森武進劉逢祿皆公羊專家亦  
止爲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  
義不列經文不足韻頡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  
通精森內聖而外王蟠天際地遠在胡毋生何休章句之上撰  
董子春秋發微七卷他所著有庸易通義說文擬雅兩漢經師  
今古文家法考論語孟子類篇孟子小記小學古經大學古本

孝經集傳曾子章句明代食兵二政錄老子本義孫子集注元  
史新編多未成其例目見集中性兀傲高自標樹惟論古今成  
敗國家利病學術本末反復辨論不少衰四座皆屈嘗謂禹分  
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  
漠不能越乎其外至我朝而龍沙鴈海之國萬潼億毳之民獨  
峯駝無尾羊之部奔走萬里臣妾一家因借觀史館祕閣官書  
參以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聞排比經緯馳騁往復成聖武  
記十四卷都四十餘萬言晚遭夷變謂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  
情必知夷形因據林文忠則徐所繹西夷之四州志及歷代史  
志明以來島志近日夷圖夷語成海國圖志一百卷有古微堂

詩文集

參史傳

書古微序



書古微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尙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傅也自伏生得尙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夏侯傳之是爲今文尙書孔安國復得古文尙書四十五篇於孔壁校今文多佚書十六篇而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卽一家大同小異不過什一初非判然二家也自後漢杜林復稱得漆書古文尙書傳之衛宏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判然與今文爲二動輒詆今文歐陽夏侯爲俗儒今文遂爲所壓及東晉僞古文晚出而馬鄭亦廢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馬鄭本爲真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真孔安國說而不知如同馬牛之不可相及今略舉其不可信者數大端後漢杜林

傳言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期諸生復能傳之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漆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漆書於簡則其竹簡必且盈車乃謂僅止一卷遭亂挾持不離不足欺三尺孺子其不可信者一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藝文志敘曰孔安國悉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東漢諸儒亦謂佚十六篇絕無師說夫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之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嘗別自成家其佚書之無師說猶可言也東漢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漆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師說而後可以壓倒今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

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文又出自何人豈非陰襲其膏陽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段氏玉裁甚至謂佚書增多十餘篇孔安國皆通其說盡得其讀並此外壁中所出尙書劉向別錄桓譚新編及藝文志所謂五十八篇者孔安國亦盡得其讀則是安國佚書較伏生更多三十篇不止十六何以史遷問故不傳一字而衛賈馬鄭傳古文者卽十六篇亦不傳一字乎矢口猖言不顧其後其不可信者二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真古文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皋陶謨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以堯典璇璣玉衡之天象而改爲漢世洛下閎之銅儀以微子篇之太師疵少師彊而誣爲箕比以無逸篇

淫亂之祖甲誣爲賢君列於三宗周公攝政十年不並居喪居東數之以爲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南轅北轍誣聖師心背理害道不可勝數豈史遷所傳安國之古文反不如杜林衛宏杜撰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擠之爲今文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漢之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上無師傳且皆反背師傳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元又不同於馬融一稽古而馬以爲順考古道鄭以爲同天一七政而馬以爲斗七星分主日月五星鄭以

爲天地人四時一六宗而劉歆以爲乾坤六子賈逵馬融以爲日宗月宗星宗河宗海宗岱宗鄭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雨師一五器也馬以爲卽五玉鄭以爲卽五贄一舜咨二十二人也鄭以爲九官十二牧兼四佐而去四岳馬取六官十二牧進四岳而去四佐一舜登庸在位之年也鄭作二十年百歲馬作三十年增百有十二歲試問何爲古文鄭師馬而異於馬馬師衛賈而酒誥成王若曰異於衛賈賈馬衛杜古文應本劉歆而六宗異於劉歆孰真古文孰非古文乎且鄭注大學康誥帝典之克明德與尙書典誥之克明德判然不同堯典之稽古與皋陶謨之稽古不同則鄭亦自異於鄭孰古文孰不古文乎有師傳家法乎無師傳家法乎鄉壁虛造隨臆師心不知傳受於何人其不可信者四儒林傳述古文尙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

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平中平陵  
塗暉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是安國之傳授與杜林衛宏  
迴不相承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卽安國壁中之本乎抑別自一  
本乎伏生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共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  
屋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師說亦不言授自何人其不  
可信者五近世治尙書者江聲王鳴盛多祖馬鄭孫星衍持平  
於西漢今古文而段玉裁則凡史遷本之異於馬鄭者皆擠爲  
今文說專以東漢鄉壁虛造之古文爲眞古文且謂今文之說  
皆不如古文而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微言大義幾息滅於  
天下予尋繹有年深悉東漢杜林馬鄭之古文依託無稽實先  
東晉梅傳而作僞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國而又鄭背馬馬背賈  
無一師傳之可信正猶易古文出自費直費直易無章句但以

彖象文言繫辭解易而鄭傳費氏易則臆創爲奢支離穿鑿但借一先生之名以自蓋其欺其義理凡繫君德者必推而屬之外事故注大學康誥堯典之明德則皆以爲自明其明德及改注尙書則又指明用才俊之人洪範沈潛剛克不言其德性之互濟而謂專攻其陰潛之人以防亂臣賊子違經害義弊等申韓君奭篇則以召公不說周公謂其復辟以後卽當去位不當專位固寵周公亦自白言我不以後人迷不爲子孫計皆以世俗之腹度聖賢之心視西漢今文家誼不可同年而語予旣成詩古微二十二卷復致力於尙書墜緒茫茫旁搜遠紹其得於經者凡四大端一曰補亡謂補舜典而並補湯誥又補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一篇以及度邑作雒爲周誥之佚篇二曰正譌如正典謨稽古爲通三統正放勳重華文命爲有天下之號

而非名正毋若丹朱敖爲帝舜戒禹教子之訓而非禹以丹朱  
戒舜正殷高宗彤日爲胤嗣而非爲祭禰正無逸三宗謂太甲  
太宗中宗武丁高宗而無淫亂之祖甲微子所問爲大師疵少  
師彊而非父師箕子少師比干金縢鴟鴞爲陳善責難而非疑  
忌梓材爲魯誥而非康誥三日稽地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  
決之瀆稽江漢而知下游有三江分流入海之口上游有江在  
荊州夷陵有分作九江之事中游至潯陽九派不謂九江且彭  
蠡在江北不在江南而漢爲北江之案定又知雍州黑弱合流  
潛入青海自合黎視之謂之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以其  
色青黑謂之青海地里志西海有黑水祠有西王母石室此黑  
水入南海之明證青海至今不通舟楫不勝鴻毛中有二島惟  
冰合可渡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中此青海卽弱水之明證四



日象天知維斗爲黃道極旋繞乎赤道之北極周建乎四時終古無歲差故可爲外璇璣亦可爲大玉衡而非北斗之玉衡卽北斗之三建亦皆指北方以正子位以佐璇璣之用而並非建子建丑建寅之建於是天文地理皆定位於高高下下之中孔思周情各呈露於噩噩渾渾之際天其復明斯道於世盡黜僞古文十六篇並盡黜馬鄭之說而願西漢古誼於學宮矣乎抑猶不可復明矣乎先王先聖之靈尙其鑒之

舜典補亡篇當增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天之厯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舜讓于德弗嗣及受終於文祖

詩古微序

詩古微凡二十有二卷上編六卷並卷首一卷通語全經大誼中編十卷答問逐章疑難下編五卷其一輯古序其二演外傳

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蓋自四始之例明而後周公制禮作樂之情得明乎禮樂而后可以讀雅頌自述熄詩亡之誼明而後夫子春秋繼詩之誼章明乎春秋而后可以讀國風正變之例不破則雅頌之得所不著而禮樂爲無用也美刺之例不破則國風之無邪不章而春秋可不作也禮樂者治平防亂自質而之文春秋者撥亂返治由文而返質故詩之道必上明乎禮樂下明乎春秋而後古聖憂患天下來世之心不絕於天下學問之道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一隅反三隅則不復余初治詩於齊魯韓毛之說初無所賓主顧入之旣久礙於此者通於彼勢不得不趨於三家始於礙者卒於通三家實則一

家積久豁然全經一貫朋亡鄙祛若牖若告憤悱啟發之功也  
舉一反三之功也學問之道固不可淺遇而可深逢者也雖然  
詩教止於斯而已乎韓詩外傳言昔者子夏彈琴以詠先王之  
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至於發憤忘食然夫子猶造然變  
容日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不入於中安知其奧藏之  
所在乎丘嘗冥心以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填填正立而  
已此所謂深微者也深微者何無聲之禮樂志氣塞乎天地此  
所謂興觀羣怨可以起之詩而非徒章句之詩也故夫溯流楫  
則涵泳少矣鼓絃急則適志微矣詩之道可盡於是乎烏呼以  
俟假年以待來哲

庸易通義

謹案中庸之義全通乎易而未發之中立天下之大本者原

於易之何思何慮各經所未泄之蘊迥異大學以意心身爲  
家國天下之本蓋彼爲入學之門子言乃文行忠信詩書執  
禮之事未及於盡心知性知天之事也論語與弟子言從不  
及易卽孟子七篇曾子十篇亦未嘗一言及易所謂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者也所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者也安溪李  
氏深於易故其中庸餘論於首篇專以易道發揮之可謂精  
微廣大曲鬯旁通予故廣李氏之義於中庸之通易者標舉  
數章於後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卽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爲天下之大本達道者乎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豈非中庸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徵慎  
獨之心體乎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非

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乎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非卽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以全其至聖之德乎

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非卽所謂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行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豈非卽子臣弟友自求未能庸言之行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

顧行行顧言君子慥慥者乎

乾之初九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  
非所謂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

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  
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主敬卽尊德性  
之事精義集義卽道問學之事乎致廣大而盡精微此敬以致  
知而精義之學備焉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敬以篤行而集義之  
事全焉溫故而知新此專言道問學中之致知敦厚以崇禮此  
專言道問學之篤行豈有溫故知新爲存心之事敦厚崇禮爲  
致知之事乎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獨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非卽此章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者乎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非卽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乎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舜文王大孝處天下之常武王周公達孝值天下之變雖有性反之殊而同合乎中庸不失天下之顯名則天命順焉人心應焉盡美盡善矣何得謂孔子不言湯武至創爲武王非聖人之論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非卽此言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道之不明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乎

咸之九四貞吉悔亡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非卽君子之道費而隱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乎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禮義有所措豈非卽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乎  
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豈非卽此君子素位而行素富貴



行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夷狄行乎貧賤患難夷狄無入不自得  
正己而不求於人居易以俟命者乎王以之味賤良其四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豈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  
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  
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豈非卽此鬼神爲德之盛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乎

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豈非卽此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者乎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豈非至誠能盡其性以盡人性盡物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又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豈非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可覆物載物成

物而自天以下萬物覆焉自地以上萬物載焉者乎

乾九三文言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豈非卽此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豈非卽此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乎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豈非卽此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乎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非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者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豈非末章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  
君子闇然日章小人的然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以至  
潛伏內省屋漏不愧奏格無言者同此謙德之義乎

擬進呈元史新編序

伏聞天不變道亦不變國可滅史不可亡粵稽典謨三五之年

春秋所紀二百餘歲之事自周漢至明二十三史之編事匪一端迹多殊軌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表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過於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無一童昏暴繆之主而又內無宮闈奄宦之蠱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怯薛之子孫世爲良相輔政與國同休其肅清寬厚亦過於漢唐而末造一朝偶爾失馭曾未至幽厲桓靈之甚遂至魚爛河潰不可救者何哉禮運言三代之治天下也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公則胡越一家不公則肝膽楚越古聖人以紱冕當天之喜斧鉞當天之怒命討威福一奉天道出之而不敢私焉明人承元之後每論元代之弊皆由內北國而疎中國內北人而外漢人南人事爲之制曲爲之坊以言用人則臺省要官皆北人據之漢人南人百無一二其破格知遇者官至集賢翰林

院大學士而止從無入相秉樞之事乃稽之元史紀傳殊不盡然太祖龍興卽以耶律楚材爲丞相太宗則劉秉忠主機要而漢相數人副之憲宗世祖則史天澤廉希憲姚樞許衡竇默諸理學名儒皆預機密朝夕左右卽姚樞後雖以事誅而史言有元一代紀綱多其所立則亦非以漢人爲不可用而末年至正中賀太平尙以漢相負中外望惟是中葉以後臺省官長多其國人及其判署不諳文義弄輦伏獵不得已始取漢人南人以爲之佐至於末造中書政以賄成臺憲官皆議價以得出而分巡競漁獵以償債帥不復知紀綱廉恥爲何物至於進士科舉罷自國初中葉屢舉屢輟動爲色目人所倚撫順帝末年始一大舉行而國將亡矣兼之中原財賦耗於僧寺佛寺者十之三耗於藩封勳戚者十之二是以膏澤之潤罕及於南滲漉之恩

悉歸於北界鴻溝於大宅自以爲得親邇疏散之道致韓山童  
僞檄有貧極江南富歸塞北之斥天道循環物極必反不及百  
年向之畸重於北者終復盡歸於南乘除勝負理勢固然哉且  
元恃其取天下之易既定江南並大理遂欲包有六合日本爪  
哇皆覆海師於數萬里之外又不思中原形勢外置嶺北嶺西  
阿母河諸行省動輒疆域數千里馬行八九日方至內置江  
浙湖廣各行省舉唐宋分道分路之制盡蕩覆之旁通廣關務  
爲侈闊鞭長駕遠控馭不及於是海都乃顏諸王叛於北安南  
緬甸八百諸蠻叛於南窮年遠討虛敝中國如外疆中乾之人  
軀幹龐然一朝癘木於是河潰於北漕梗於南兵起於東大盜  
則一招再招官至極品空名宣勅逢人卽授屯膏吝賞於未熾  
之初而曲奉驕子於燎原之後人心愈渙天命靡常二三豪傑

魁壘忠義之士亦冥冥中輒自相蚌蟻潛被顛倒而莫爲之所  
若天意若人事焉烏乎孰使然哉人知元史成於明初諸臣潦  
草之手不知其載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諱莫如深者皆元人自  
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勳戚典樞密之臣一二預知外無一人能  
知其數者拖布赤顏一書譯言聖武開天記紀開國武功自當  
宣付史館乃中葉修太祖實錄請之而不肯出天厯修經世大  
典再請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國初三朝本紀顛倒重複僅據傳  
聞國初平定部落數萬里如墮雲霧而經世大典於西北藩封  
之疆域祿籍兵馬皆僅虛列篇名以金匱石室進呈乙覽之書  
而視同陰謀深閉固拒若是又何怪文獻無徵之後人哉是以  
疆域雖廣與無疆同武功雖雄與無武同加以明人舊史不諳  
翻譯遂至一人重出數傳而元勳反無姓名順帝末年事全鈔



吏牘如塗塗附爲從來未有之穢史近人如邵遠平之元史類編徒襲鄭樵通志之重儻分天王宰輔侍從庶官忠節文翰雜行等類甚以廓擴之忠勳列入雜行又有紀傳無表志因摭志入傳又多采制冊入紀多采書序入儒林又多采元典章吏牒之書以充卷帙皆不登大雅甚至本紀直以世祖爲始而太祖太宗憲宗三朝平漠北平西域平金平蜀之功不載一字更舊史之不如至近臣錢大昕重脩之本亦僅成氏族志經籍志餘並無藁臣源於修海國圖志之餘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羅斯元裔之始末棖觸舊史復廢日力於斯旁搜四庫中元代文集數百種及元祕史芟其蕪整其亂補其漏正其誣闢其幽文其野討論參酌數年於斯始有脫藁烏乎前事者後事之師元起塞外有中原遠非遼金之比其始終得失固百代之殷鑑也哉

默觚上

學之言覺也以先覺覺後覺故莘野以畎畝樂堯舜君民之道  
學之言效也以後人師前人故傳巖以稽古陳恭默思道之君  
覺伊尹之所覺是爲尊德性學傳說之所學是爲道問學自周  
以前言學者莫先於伊傅二聖君子觀其會通焉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範言學開孔門賢知過之愚柔不及之  
先也敬勝怠吉義勝欲從丹書陳道括周易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全也剛柔克而性不畸敬義立而德不孤自孔孟以前言  
學者莫粹於丹範二謨君子體諸旦明焉

孔子閒居一篇深明禮樂之原與易繫中庸相表裏中人以下  
不得聞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極其所至無至無不  
至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

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三無由是發皆中節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猶天時風雨霜露無非教地載形氣風霆流行無非教焉其  
在我者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已時行物生天何言哉此聖  
人無言之言也非子夏下學上達其孰與聞於斯與其譚無極  
譚先天也曷洗心於斯

何謂大人之學格本末之物曰意之所構一念一慮皆物焉心  
之所構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構五事五倫皆物焉家國天  
下所構萬幾百慮皆物焉夫孰非理耶性耶上帝所以降衷耶  
圖諸意而省察皆格焉圖諸心而體驗皆格焉圖諸身而閱歷  
講求皆格焉圖諸家國天下而學問思辨識大識小皆格焉夫  
孰非擇善耶明善耶先王所以復性耶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  
異端不倫不物之著察合之而聖學出焉日進無疆宥密皇皇

是爲宅心之王  
默觚中  
聖賢志士未有不夙興者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求道則易悟  
爲事則易成故相士相家相國之道觀其寢興之蚤晏而決矣  
讒鼎之銘日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康王晏朝關雎諷焉宣王晏  
起庭燎刺焉蟲薨同夢齊風警焉是以夙夜匪懈大夫之孝也  
夙興夜寐士之孝也夙夜浚明有家大夫之職也朝而受業士  
之職也雞初鳴咸盥漱櫛纒人子事親之職也堯民日出而作  
舜徒雞鳴而起夜氣於是乎澄焉平旦之氣於是乎復焉人生  
於寅凡草木滋長皆於昧爽之際亦知吾心之機於斯生息於  
斯長養乎旦而憧擾與長寐同旦而特亡與晝寢同詩曰女曰

雞鳴士曰昧旦

克己之謂強天爵之謂貴備萬物之謂富通晝夜知生死之謂  
壽反是之謂至困大辱甚窮極天故君子者佚樂而爲君子者  
也小人者憂勞而成小人者也論是非不論利害有時或是與  
利俱論利害不論是非有時或非與害俱詩曰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

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人以獨善之難爲也而不知秉彝之不  
改也幸一遇焉心夷疾瘳烏有德立而鄰尙孤道修而人不聞  
者乎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  
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  
去人滋久思人滋深叔世之民其去聖哲亦久矣其願見之日  
夜無閒故行修於一鄉者鄉必崇德昭於一國者國必宗道高

於一世者世必景從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學篇二

大雅曰小心翼翼小雅曰惴惴小心心量之廓然也而顧小之何哉世有自命君子而物望不孚德業不進者無不由於自是而自大白大則廉而剷物才而陵物議論高而拂物方且是已非人不知其心易盈者正由其器小乎小則偏悞狹隘而一物不能容奚其大誠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謙謙生虛虛生受而無一物不可容奚其小齊桓葵邱之震矜叛者九國考甫三命滋益恭明德奕世然則人之自大也適所以自小與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

聖其果生知平安行乎孔何以發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

且文何以憂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學易乎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賢人知之衆人不知也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小過雖聖人不免焉衆人之過過於旣形聖人之過過於未形故惟聖人然後能知過惟聖然後能改過不遠復无祇悔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知過密不密之別也復道遠不遠之別也故志士惜年賢人惜日聖人惜時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學篇三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曷可以能令思無邪說之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烏乎情與禮義果一而二二而一耶何以能發能收自制其樞耶吾讀國風始二南終豳而知聖人治情之政焉讀大小雅文王周公之詩而知聖人反情於性之學焉讀

大小雅文王周公之詩而知聖人盡性至命之學焉烏乎盡性  
至命之學不可以語中人明矣反情復性之學不可語中人以  
下又明矣是以天祖之頌止以格鬼神詔元后不用之公卿諸  
侯焉大小雅樂章用於兩君相見之燕享不用之士庶人焉其  
通用於鄉黨邦國而化天下者惟二南豳風而無算樂肄業及  
於國風然則發情止禮義者惟士庶人是治非王侯大人性命  
本原之學明矣洛邑明堂既成周公會千有七百國諸侯進見  
於清廟然後與升歌而絃文武諸侯莫不玉色金聲汲然淵其  
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焉性與天道貫幽明禮樂於  
一原此豈可求之鄉黨士庶人哉古之學者歌詩三百弦詩三  
百舞詩三百未有離禮樂以爲詩者禮樂而崩喪矣誦其詞通  
其詁訓論其世逆其志果遂能反情復性同功於古之詩教乎



善哉管子之言學也曰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外敬內靜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後世  
之學詩理性情者舍是曷以焉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動中  
有靜也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幽閤不忘其敬也

學篇四

聖人之瞰天下猶空谷之於萬物也次寥之氣滿乎中而鞞鞞  
之聲應乎外是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居室之於千里千里之於居室猶  
空谷之於萬物也地本陰竅於山川口耳人之竅空谷天地之  
竅山澤其小谷與天地其大谷與曾子曰實之與實若膠之與  
漆虛之與實若空谷之觀白日人之心其白日乎人知心在身  
中不知身在心中也萬物皆備於我矣是以神動則氣動氣動

則聲動以神召氣以母召子不疾而速不呼而至大哉神乎一念而赫日一言而雷霆一舉動而氣滿大宅詩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知天人之不二者可與言性命矣

詩頌文王一則曰緝熙再則曰緝熙熙者人心本覺之光明乎帝謂文王子懷明德書曰文王若日若月乍光顯於西土夫豈離人人靈覺之本明而別有光明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而覺之小大恆暫分焉大覺如日明覺如月獨覺如星偏覺如燎炬小覺如燈燭偶覺如電光妄覺如燐火日光聖也月賢也星君子也燎豪傑也燈儒生也電常人也燐小黠也星月借日以爲光燈燎假物以爲光電燐乍隱乍見有光如無光豈知光之本體得於天人人可以爲日可以爲月乎胡爲小之而星燎燈燭也胡爲暫之而電光石火螢火也緝熙不緝熙而

已詩日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火登火出顯顯不韞熙而

學篇五

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一舉足不  
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雖言行滿天下而猶有失足失  
口失色於人者乎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而  
猶有怨於家邦恫於鬼神者乎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爲道也  
敬天地之性而不敢褻全天地之性而不敢虧事親如事天事  
天如事親濟濟漆漆如執玉如奉盈不必言敬言誠言仁而誠  
敬仁有不在其中者乎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不必言  
性言命言天道而性命道德有不全其中者乎大哉孝之外無  
學孝之外無道也塞天地橫四海亙古今通聖凡無有乎或外  
者也徹精粗兼體用合內外無有乎弗貫者也詩日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望華無世享。有命不致。念來猶世享。不致。昔有  
孝子亦天其親而已。天何嘗有不是之風雷哉。人不敢怨天而  
敢怨親。是人其親而未嘗天其親也。未天其親由未嘗以道求  
其身也。誠以道求其身則但見身有不盡之子職。何暇見親之  
聖善不聖善哉。彼責善者皆不自責其不善也。傷愛者皆不自  
傷其不愛也。孤臣孽子終日在尤咎之中則無不可進之道。誼  
無不可宅之境。遇無不可格之骨肉。不能使妻子生敬而能父  
母兄弟無閒言者無有也。不能見信於父母兄弟而能見信於  
國人無怨恫於家邦者無有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不得於天不可以爲人。暑  
雨祁寒疇咨疇怨。夫是之謂天其親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中淺外易者不足以當大事是故君子之容惕乎若處四鄰之中儼乎常有介冑之容瑟乎其中之莫縫焉憫乎其外之莫訐焉肅肅免置言其瑟也赳赳武夫言其憫也觀大於細觀變於常觀謹於忽冀缺耨而如賓可以為大夫矣日磬養馬而嚴威可以託孤寄命矣有大賢有中賢有小賢小賢君役中賢君弼大賢君師可干城者不可為好仇可好仇者不可為腹心書曰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文王蔑德降於國人謂五臣能以道輔文王使其精微之德降於國人公侯腹心之謂也

類聚學篇六其賊而未嘗天其賊也未天其賊由未嘗以意未

不亂離不知太平之難不疾痛不知無病之福故君子於安思危於治憂亂望華廡斯享有餘若不足念凍餒斯享不足若有

餘故世人處富如貧君子處貧如富與人之取則天下無競人  
取人之舍斯天下無困境故君子辟豐如辟患得歉如得福詩  
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學篇七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子罕言利與命  
與仁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仁其性乎命其天道  
乎利其天人之參乎聖人利命仁之教不諄諄於詩書禮而獨  
諄諄於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書乎濟川攸往建侯行師取  
女見大人曷爲不言其當行不當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詔  
聖人若曰天下無不吉之善無不凶之惡無不悔且吝之小惡  
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惟舉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決之於  
利不利而後天與人合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大矣哉甚哉是非之與利害一也天道之與人事一也知是非與利害一而後可由利仁以幾於安仁知天道之與人事一而後可造命立命以成其安命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而不仁者安仁矣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而不知命者安命矣然則聖人何以罕言易曰易者卜筮之書也天道之書也中古以後地天之通絕矣天與人日遠矣人且膜視乎天且漸不信天敬天聖人縱欲諄諄以天道詔人天何言哉使非空空然叩諸卜筮受命如響鬼神來告曷以舍其偏是偏非而信吉凶悔吝易知易從哉故卜筮者天人之參也地天之通也詩書禮皆人道設教惟易則以神道設教夫神道非專言禍福吉凶而不言是非者乎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學篇八

三代以上君師道一而禮樂爲治法三代以下君師道二而禮樂爲虛文古者豈獨以君兼師而已自家宰司徒宗伯下至師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師表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有位之君子卽有德之君子也故道德一而風俗同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於儒矣宋賢出有道學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於學道矣雅頌述文武作人養士之政瞽宗辟雍振鷺西雍棫樸菁莪至詳且盡而十三國風上下數百年刺學校者自子矜一詩外無聞焉春秋列國二百四十年自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外無聞焉功利興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與有德泮然二涂治經之儒與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涂荀子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



學天不忘也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古之常也

學篇九

人必有終身之憂而後能有不改之樂君子所憂樂如之何曰  
所憂生於所苦不苦行險不知居易之樂也不苦者欲不知澹  
泊之樂也不苦馳騫不知收斂之樂也不苦爭競不知恬退之  
樂也不苦憧擾不知寧靜之樂也苦生憂憂生者者生樂豈惟  
君子之性分然哉即世俗亦有終身之憂樂焉憂利欲之不遂  
其身也憂利祿之不及其子孫也憂謏聞之不譁於一世也庸  
詎知吾所謂苦非彼所謂甘吾所謂憂非彼所謂樂乎詩曰誰  
謂荼苦其甘如薺

學篇十

君子之於道也始於一韜於一積於一優游般樂於一一生變

變生化化生無窮所謂一者何也地之中也有土圭道之中也  
有土圭九流諸子裂道一隅而自霸道其任裂與事在四方道  
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然則樹  
之一以爲的而號於眾歟檀玉者不炫舟玉者不飾惡其文之  
著也故曰衣錦尚絅然則株守夫一者何以適夫千變全乎大  
用歟舉一隅不足反三隅望之盡挹之無餘何以陰喻而陽喆  
何以海涵而坤負歟觀乎天文以察變觀乎地文以理孫觀乎  
人文以化成語乎其并包無垠者也故君子之道始於一韜於  
一積於一優游般樂於一一生變變生化化生無窮詩曰沔彼  
流水朝宗於海不肖昧去聖剛以以味裕截其原賈卧育不又  
之科學篇十下卦香器二善甄腎底汗詠發昔以是於事

氣質之性其猶藥性乎各有所宜卽各有所偏非煨製不能入

品非劑和衆味君臣佐使互相生克不能調其過不及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仁義禮智孤行偏發皆足以僨事賢智  
之過有時與愚不肖相去唯阿況以利欲濟其氣質但有不及  
無太過乎今夫迂厚剛介寬審賢者之過也今世之士患迂患  
厚患剛患介患寬患審者幾何人患俗患薄患柔患濫患隘患  
狃疏者則滔滔皆是求如賢智之過且不可得矧望其純德性  
之用而無氣質之偏耶非學胡匡非學胡成詩曰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學篇十二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君子之立志也有然寧以  
一善成名毋學聖人而未至君子之取學也有然故未能爲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未可輕硜硜信果之小人與貌爲言

不顧行行不顧言之狂士寧爲慥慥篤實之君子詩曰無田甫  
田維莠驕驕

學篇十三

有參身之學爵祿而止矣有華身之學諛聞而止矣有以身濟  
身之學猷效邦國而止矣有踐形盡性之學耄老不足死生天  
壽不可離則未知所止矣由濃華而進於澹泊可以爲達士未  
若由澹泊而進於恐懼也由固陋而進於淹通可以爲碩儒未  
若反淹通而會於本原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之好仁  
如是夫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默觚下

治篇一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無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

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無胡越易十三卦述古聖人制作首以田漁耒耜市易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柝弧矢以衛之禹平水土卽制貢賦而奮武衛洪範八政始食貨而終賓師無非以足食足兵爲治天下之具後儒特因孟子義利王伯之辯遂以兵食歸之五伯諱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賦皆聖門之事農桑樹畜卽孟子之言乎抑思屈原志三后之純粹而亦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國富強而法立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樂乎王道至纖至悉并收徭役兵賦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閒使其口心性躬禮義動言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邊防之不問一旦與人家國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天地之生才也予之齒者去其角兩其足者傅之翼是以造化無全功陰陽無全能以虞廷五臣皆聖人之材而明刑教稼治水典胄終身不易其官吾知孔子用世必不使游夏司繁劇而由求典文章必不使曾冉專對使命而宰贛師保坐論天地有所不能強而況於人乎後世之養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試之也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爲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則又一人而徧責以六官之職或一歲而徧歷四方民夷之風俗舉孔門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攝者而望之科舉免冊之人始也桃李望其松柏繼也綵勝望其桃李及事不治則拊髀而歎天下之無才烏乎天下果真無才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所用必所養所養必所用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也

治篇二

君子讀二雅至厲宣幽平之際讀國風至二南幽之詩喟然曰  
六經其皆聖人憂患之書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久習  
安安生樂樂生亂亂久習患患生憂憂生治洪範貴不列於五  
福崇高者憂勞之地非安享之地也康莊之仁我也不如太行  
故真人之養生聖人之養性帝王之祈天永命皆憂懼以爲本  
焉真人逆精以反氣聖人逆情以復性帝王逆氣運以撥亂反  
治逆則生順則天矣逆則聖順則狂矣草本不霜雪則生意不  
固人不憂患則智慧不成大哉易之爲逆數乎五行不順生相  
克乃相成乎魚逆水則鱗不頰禽逆風則毛不橫詩曰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順流之可畏如是夫

詩言豈弟君子者十有八說者曰豈弟樂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大哉豈弟之爲德乎世言王道無近功此不知王道之言也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治民非令下如流水之原不可爲善政非立效如時雨之降不可以爲聖功謂王道無近功者未得其要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知豈弟不豈弟之分則知王伯矣知豈弟不豈弟之分則知君子小人矣後世人主之豈弟者其漢文帝宋仁宗乎反乎豈弟者其漢武帝之弘羊宋神宗之安石乎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是以治大國若烹小鮮鄧析子產同一竹刑也鄧析受誅而鄭人不憐子產則遺愛眾毋與歌誰嗣商君諸葛同一嚴法也商君車裂而秦人不憐武



侯則巷祭路哭白帽成俗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之反  
爲苦難鄧析商君之謂也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子產武侯  
之謂也

治篇三

三代以上之天下禮樂而已矣三代以下之天下賦役而已矣  
然變風變雅多哀行役之苦刺征役之煩而刺重斂者惟一碩  
鼠則知井田什一尙存履畝未稅民惟困役不困賦焉春秋以  
前之諸侯朝聘而已矣春秋以後之諸侯攻戰而已矣然陳鄭  
介大國之間受兵無寧歲而民俗佚治晏如則知其時車戰之  
制尙存師行所至井湮木刊而無攘臣妾燬廛廬之患且請服  
則盟未嘗如狄之入衛財賄牲畜蕩然一空焉春秋以前有流  
民而無流寇春秋以後流寇皆起於流民往往就宗社痛四海

讀詩則碩鼠適彼樂郊黃鳥復我邦族鴻鴈勞來中澤未聞潢池揭竿之患此封建長於郡縣者一也春秋以後夷狄與中國爲二春秋以前夷狄與中國爲一讀詩與春秋知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列國無守險之事故西戎徐戎陸渾之戎赤狄白狄姜戎太原之戎乘虛得錯處其間後世關塞險要盡屬王朝而長城以限華夷戎狄攘諸塞外此郡縣之優乎封建者一也由前三說觀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由後一說觀之七雄嬴秦者罪在一時功在萬世

禮樂征伐先王治世之大物也自天子出則王自諸侯出則伯然王世以禮樂統征伐故彤弓車攻吉日之詩雖事主征伐莫不本禮樂以行之伯世以征伐統禮樂故冠裳必載誓盟聘享無非師捷雖事鄰禮樂亦莫不參征伐以出之禮樂勝則純乎

道德如春風之長萬物而不知征伐勝則純乎威力如夏日威  
天下而不得不循其法惟其所假猶先王之仁義故曹風思邠  
伯春秋予桓文焉及其衰也仁義去而詐力獨存於是周雖久  
王有禮樂無征伐王室聲靈不行徒託重於先王典制名器以  
羈縻列國晉之久伯也有征伐無禮樂士鞅欒黶惟賄是求虬  
祈宮成徒以甲車四千乘恫喝攜貳夏日往而秋霜粟冽物不  
能堪於是裂爲七國爲嬴秦罟天下於冰霜中者二百餘載暨  
西漢文景而始息甚哉功利之殃人而王道不可一日熄乎三  
皇以後秦以前一氣運焉漢以後元以前一氣運焉其历年有  
遠近卽其得於先王維持之道有厚薄故漢唐宋女禍夷狄亂  
臣賊子迭出而不至遽亡民生其閒得少休息十餘世披其牒  
考其享祚历年之久近而其所得於道之分數可知也詩曰汎

汎楊舟紉纒維之樂只君子福祿臝之

聖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求田問舍服賈牽牛以卿大夫爲細民之行則譏之細民不責以卿大夫之行也故國風刺淫者數十篇而刺民好利者無一焉變雅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桑柔無非刺姻亞之膺仕富祿之洽比徂向之車馬貪人之敗類如賈三倍君子是識以利爲厲戒而刺好名者無一焉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辮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故於士大夫則開之於名而塞之於利於百姓則開之於利而坊之於淫雖然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人以上何必名譽始足勸乎孔孟論學始并名利而兼戒之首嚴克伐次嚴義利而無一言及於遠色故曰刑以坊淫庶民之事也命以坊欲士

清儒學考卷一百六十一  
大夫之事也禮以坊德聖賢自治之學也世之極盛也使天下  
以義爲利其次則以名爲利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  
愚亦維斯戾

四  
蘇治篇四

秦以盡壞古制敗莽以動襲古制敗何其異軌而同歸耶秦之  
暴不封建亡卽封建亦亡兩晉八王之事可見已莽之悖復井  
田亡不復井田亦亡隋煬朱梁之轍是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  
實先撥

五  
治篇五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復徒使晉人糠粃禮法而禍  
世教宋儒專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徒使功利  
之徒以迂疏病儒術君子之爲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

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讀父書者不可與言兵守陳案者不可與言律好勦襲者不可與言文善琴弈者不視譜善相馬者不按圖善治民者不泥法無他親歷諸身而已讀黃農之書用以殺人謂之庸醫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靡獨無益一時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聖人之道詩曰園有樹檀其下維籜君子學古之道猶食筍而去其籜也

### 治篇六

國家有一讜議則必有數庸議以持之有一偉略則必有數庸略以格之故聖人惡似是而非之人國家忌似是而非之論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成理上傳會乎經義使人主中其腊毒而不自知君子所深惡也漢成帝因天變言者多攻王氏就決於張禹此西漢存亡一大機而張禹以天道不可得聞解之王氏遂

不可復動晉孝武欲廢會稽王道子此東晉存亡一大機而徐邈以恐傷太后阻之道子遂復柄用而不可救西晉亡於夷蠹民困元帝南度遣巡察郡邑之使分別黜陟而顧和以燒梁獄詞梏其行唐李德裕收吐番維州千餘里之地而僧孺以春秋納叛人撓其議宋夏元昊死子幼國內亂邊臣請乘釁而宋臣以春秋不伐喪格其謀論卑而易行苟安而不犯難其迹何嘗不近忠厚長者其稱引比附何嘗不託於六藝夫孰知其誤人家國壹至此哉詩曰誰號斯言有倫有脊

治篇七

古豪傑之用世有行事可及而望不可及者何哉同恩而獨使人感同威而獨使人畏同功而其名獨震同位而其勢獨崇此必有出於事業名位之外者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晏平仲

柳下惠汲黯霍光羊祜謝安高允其德望歟子臧季札魯仲連  
楊震李固楊綰元德秀其清望歟管仲子產信陵君樂毅賈誼  
陳湯祖逖姚崇李德裕其才望歟不啻惟是鄧禹孔融劉備劉  
琨百戰百敗而當時奸雄畏之豪傑慕之所至從者如歸市此  
豈他人可強致者乎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以天下之大祖宗數  
百年之培養而無一二魁壘者碩之望足係海內之人心備國  
家之緩急爲四夷所讐服者隱然鎮壓中外如喬嶽于城之可  
恃故國喬木之謂何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國有人之謂也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國無人之謂也

臨大事而後見才之難何以見其難曰難其敏難其周難其暇  
也事變之來機不容髮事後追悟與不悟同人躊躇旬日始決  
者此一見而立決之人反復數百言不剖者此片言立剖之非



天下至敏其孰能與於斯是非大較可望而知也利害曲折非一望可知也人僅悉其形此并悉其情人僅區處目前此并旁燭未然若數計而著卜非天下至周其孰能與於斯震驚百里匕鬯皆失竭力應之事應而力已殫疇則行所無事沛若有餘者乎非天下至暇其孰能與於斯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難豪傑不豪傑九死之病可以試醫萬變之乘可以試智昭烈與曹操張說與姚崇料事同而遲速不同一敏一不敏也司馬懿服諸葛之營壘亞夫備吳楚於西北一周一不周也王坦之倒笏而謝安賭碁一暇一不暇也三者亦出於天亦成於學成於學者能晞其敏周終難晞其暇豫周公流言東征詩不頌其多才多藝之敏三吐三握之周而惟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几安也安卽暇之謂也

有才臣有能臣世人動以能爲才非也小事不糊塗之謂能大事不糊塗之謂才才臣疏節闊目往往不可小知能臣又近燭有餘遠猷不足可以佐承平不可以勝大變夫惟用才臣於廟堂而能臣供其臂指斯兩得之乎臨大事決大計識足以應變量足以鎮猝氣足以攝眾若張良霍光龐士元謝安陸贄寇準韓琦李綱其才臣歟理繁劇劇萬夫之稟一目十行五官並用無留牘無遁情若趙廣漢張敞陶侃劉晏其能臣歟至若兼才能而有之若管仲子產蕭何諸葛亮尤古今不數人也姚崇張詠抑其次也欲求救時之相非才臣不可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

治篇八

星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物非能自浮也載而浮之者

水也臣非能自遇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天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故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載而一君然微揚側陋之堯則雷澤之漁父耳微夢良弼之高宗則築巖之胥靡耳世非無爨桐之患而患無蔡邕世非無牛鐸之患而患無張華自古及今遺逸之賢十倍於遇主之賢則奇才之難得又不如明君之難得也故與其臣求君不如君求臣箕子膠鬲盈朝而不能使商辛爲高宗家父凡伯盈朝而不能使幽王爲周宣詩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孤舉者難起眾行者易趨傾厦非一木之支也決河非捧土之障也一蕭何而助之者良平信越一鄧禹而助之者二十七將一元齡而助之者十七學士馬曳輪也羽飛死法正龐士元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詩曰終其永懷又寤陰

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治篇九

文王之辟雍明堂三靈同地凡治岐之大政皆行其中大雅棫  
樸旱麓思齊靈臺皆頌文王作人之盛孟子亦言待文王而興  
是古今作人莫盛於文王而孟子告齊宣以文王治岐關市澤  
梁罪孳鰥寡之政祇及養不及教何哉戰國救民水火之世所  
急者養民故未暇及辟雍之禮樂雖然文王之作人也有造士  
之政焉有求賢之政焉棫樸琢髦士旱麓興鳶魚思齊造成人  
小子皆卽文王世子所述辟雍大學造士之政也小雅皇華教  
使臣以咨才咨事咨義咨難必周訪四方之賢士歸言於朝此  
則輶軒四出而入虞二虢之友教二老西歸之就養闕天散宜  
生之見知殷士抱器之來歸奔走疏附後先禦侮故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蓋先得天下人材三分之二也天下之士說而歸之其民焉往斯求賢之政也造士之作人也密求賢之作人也神聞風而興嚮化而奮如蟄啟於春霆雖中林野人伐枚婦女翼犯虞人皆振振蟄蟄有士君子之行神矣哉盛矣哉文王一世所造之材子孫數十世用之不盡後之為人君者其亦盍監於斯

封建之世喜分而惡合故晉楚蠶食春秋惡之嘗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郡縣之世喜合而惡分故三國五季十六國之世不如一統之息爭二者皆所以尊王而治法本於治人則又皆以用賢用親為得失其在封建之世一於用親者國可久而勢恆弱一於用賢者國勢強而或先亡周之興也親賢並用閔顛呂散八虞與周召榮畢夾輔流及後世則魯衛宋鄭專用親齊晉

專用賢故三桓七穆六卿之屬維持宋魯鄭相忍爲國至春秋後猶百餘歲而衛尤後亡則用親之明效也齊之同姓有國崔欒高而不如管氏陳氏之專國晉自獻公後詛無畜羣公子而所用狐趙韓魏范其始足以創伯其卒足以奪國則用賢之明效也兩除其弊而兼收其利者惟楚乎其令尹司馬執兵柄者皆同姓而一有罪則刑之無赦又參以鬪穀叔敖葉公伯州犂巫臣異姓之賢材故其國勢半天下而與周相終始至郡縣一統之世其勢雖合而秦以不用親速亡晉以用親速亡隋以親賢皆不用速亡則其開基創業本實先撥又有立於用人之先者哉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言用賢也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言用親也

後世之事勝於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廢肉刑三代酷而後世仁

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後代公也世族變爲貢舉與封建之變爲郡縣何異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貴以襲貴賤以襲賤與封建並起於上古皆不公之大者雖古人教育有道其公卿胄子多通六藝豈能世世皆賢於草野之人古聖王未必不灼知其弊而封建不變則世族亦不能變莘野傅巖渭濱之舉閒世一出不數見也以展季之聖孔子之聖通國皆知之而士師司寇不安其位使二聖人生於三桓之族何患不大行其道乎春秋諸卿有公族有世族其執政之卿謀國之大夫無非此二族者公族有魯之三桓宋之七穆鄭之六卿世族則晉之欒郤智范韓趙魏齊之高鮑陳田衛之孫甯皆世執國柄單寒之子無聞焉秦人崛起乃廣求異國之人而用之由余蹇叔百里奚丕豹公孫枝衛鞅之屬無非疏遠由是六國效之游士大起樂毅蘇

張范睢李斯蔡澤虞卿皆徒步而取相印氣運自此將變不獨  
井田封建之將爲郡縣阡陌而已孔子得位行道必蚤有以大  
變其法舉四科以代豪宗故深贊公叔文子之舉僕而春秋書  
尹氏卒以著世卿之戒秦漢以後公族雖更而世族尙不全革  
九品中正之弊至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魏孝文之賢  
而不能用李彪李冲之議自唐以後乃仿佛立賢無方之誼至  
宋明而始盡變其轍焉雖所以教之未盡其道而其用人之制  
則三代私而後世公也詩曰殊異乎公路殊異乎公族

治篇十

專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專以德取人必致取鄉愿雖然利口  
有二鄉愿亦有二有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之利口君子在上可  
驅策用之若夫辯足以飾非炫聽智足以舞文樹黨警敏彊記



口若懸河如張湯荀勗朱異呂惠卿者不可一日近而究誰能不近之有不可臨大節而可佐承平之鄉愿孔光馮道范質平時不失爲賢相若夫深中厚貌以小忠小信結主知以曲謹小廉拒物議欺世盜譽靜言庸違明主亦傾任而不疑如龐萌林甫杞檜者不可一日容而究誰能不容之烏乎世有君子能遠無才之小人未必能遠有才之小人也能識毗陽之小人未必能識毗陰之小人也天生尤物足以移人堯舜畏之仲尼惡之而欲燭神姦於後世之中主不其難哉詩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言不金革公孫弘以薦仲舒者傾仲舒石顯以薦京房者擠京房盧杞以薦顏真卿者陷真卿以薦李揆者危李揆皇甫鎛以薦韓愈者坑韓愈世主墮其術中而不悟不寔惟是鄧騭以朝歌賊橫遂

出虞詡長朝歌梁冀以廣陵盜熾遂出張綱守廣陵其假手以  
快毒今古固一轍也而仲舒卒格驕主李揆卒款吐蕃韓愈卒  
服叛鎮綱詡卒平盜賊皆適以成其功名卽京房眞卿亦適以  
成其忠義爭光日月小人所爲亦何往不福君子哉詩曰嘉我  
耄老鮮我方將膺力方剛經營四方

治篇十一

三代以上之人材由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氣運乘氣  
運而生者運盡則息惟教化出之無窮氣運所生亦有二國之  
將昌也其人才皆如霆啟蟄乘春陽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  
衰則反是其人才如蟄墜戶湫閉槁殞所至而百物受其愴恨  
是以入其國觀其條教號令聆其謠議文章占其山川雲物而  
國之休悴可知也豈天地生材之心久而息乎抑人力物力久

而愛其寶乎岡陵川阜與宗社之培植相摩盪相推移瀚勃鬱  
積日出而不窮奚其息也奚其愛也疆蕪未虧人民未變水土  
未網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酒者猶酒穹然者猶穹於  
上頽然者猶頽於下林林總總者猶日奔攘於側問其光岳之  
鍾則芻靈焉問其山澤之藏則枵枵焉稽其籍陳其器考其數  
諏諸百執事之人卮何以漏根何以蠹高岸何以谷荃茅何以  
猶堂詢諸庭庭詢諸戶戶詢諸國門國門詢諸郊野郊野詢諸  
四荒無相復者及其復之則已非子姬之氏矣詩曰池之竭矣  
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人才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難政治之得失上達下易下達  
上難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  
士也不如民誠使上之知下同於下之知上則天下無不當之

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間不能盡達之守令達之守令者不能盡達之諸侯達之諸侯者不能盡達之天子誠能使壅情之人皆爲達情之人則天下無不起之疾苦矣雖然更有懷才抱道之士君相不知臣下亦不知者更有國家之大利大害上下非有心壅之而實亦無人深悉之者更何如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治篇十二

天下其一身與后元首相股肱諍臣喉舌然則孰爲其鼻息夫非庶人與九竅百骸四支之存亡視乎鼻息口可以終日閉而鼻不可一息梏古聖帝明王惟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天子爭臣七人而止諸侯爭臣五人而止至於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師箴聒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士傳言道人木鐸以徇於路登其歌  
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目達聰而元首良焉股肱康焉  
士者庶民之首也漢宋太學之士皆得上書明初耆老皆得召  
見往往關係國家大計公議無不上達斯私議息夫是之謂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也詩日出內王命王之喉舌其爭臣也夫又  
日如彼邇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其惟庶人也夫

治篇十三

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  
無以格愚聖人在上以詩書教民以禮樂化民聖人在下以無  
體之禮無聲之樂化民善氣迎人人不得而敖之靜氣迎人人  
不得而聒之正氣迎人人不得而干之其德盛者化自神其氣  
足以動物也積學未至而暴之遽積誠未至而教之強學之通

弊矣故言立不如默成強入不如積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

秦之暴不在長城隋之惡不在敖倉元之亂不在治河安石之  
弊政不在經義取士惟其人既得罪萬世則功在天下者世亦  
以此罪之伏波諸葛征蠻之功非史冊所無而銅柱銅鼓必傳  
之二公以爲神昌黎子瞻海外之謫非有異政而潮陽瓊島至  
今崇之以成俗其人既爭光日月雖所至無功者世亦以此功  
之故君子爲政當正其本而務其大立身當孚於素而觀其全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治篇十四

萬事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餘失其本者常不足宮室之  
設本庇風雨也飲食之設本慰飢渴也衣裳之設本禦寒暑也

器物之設本利日用也風雨已庇而求輪奐輪奐不已而競雕  
藻於是棟宇之本意亡飢渴已慰而求甘旨甘旨不已而錯山  
海於是飽腹之本意亡寒暑已衛而辨章服章服不已而尙珍  
奇於是裘葛之本意亡利用已備而貴精麗精麗不已而尙淫  
巧於是制器之本意亡主奢一則下奢一主奢五則下奢五主  
奢十則下奢十是合十天下爲一天下也以一天下養十天下  
則不足之勢多矣不足生覬覬覬覬生僭越僭越生攘奪王者  
常居天下可憂之地矣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足莫大於忘本  
故禮樂野人從先進欲反周末之文於忠質也炳兮煥兮日益  
之患兮寂兮寔兮日損之樂兮能知損之益益之損者可以治  
天下矣帝王之道貴守一質儉非一也而去一近故可守焉非  
若奢文之去一遠也詩曰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飄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囂  
其怒也有倡而和者也其止也有銳而竭者也有土風有民風  
斯二者或區於土俗焉或移於政教焉小戎駟鐵之秦二南雅  
化之豐鎬也揚水無衣之晉平陽蒲坂之帝都也闔廬劍士之  
吳太伯端委之吳也魏晉清譚之士林東漢禮教節義之士林  
也自非不待文王之豪傑有不隨風草偃者哉風之旣成賢君  
相三紀挽之不足風之將變一狂士敗之有餘詩曰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言民風之易變也風雨蕭蕭雞鳴膠膠言士風有變  
有不變也不變者天地之心所寄也

治篇十五

才量受諸天福量亦受諸天人之福有不足庇一身一家者有  
僅足庇身家而不足庇一國者有圖功輒成有謀輒就并足濟



天下者故有安天下之才不若有安天下之命功名與運會相  
值不相值勢天淵焉相值而成亦才十之三而天命十之七鄧  
禹郭子儀曹彬徐達乘開國全盛屢勝之威而皆曾爲敗軍之  
將使當蜀漢晚唐南宋之末有不議其見事遲而用兵短者乎  
使劉備諸葛亮文天祥史可法易地而處開國之運鬼神啟之  
河冰江湖濟之雷雨反風助之有不席卷天下者乎光武之才  
豈勝伯升孫權之才豈勝伯苻姚萇之才豈勝姚弘而兄弟前  
後成敗霄壤後起者勝孰知其故故亡國之臣皆無才非無才  
也開國之臣無失算非無失算也伊呂詎愚於夏殷而知於湯  
武百里奚張良詎愚於虞楚而智於秦漢房魏耶律楚材詎愚  
於隋金而智於唐元李左車詎愚於趙而智於韓興王之佐皆  
亡國之虜也鷹揚之帥多敗軍之將也詩曰旣克有定靡人弗

勝言天之未定則人勝天天既定則天勝人矣

治篇十六

見利思義與見利思害詎二事哉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況爲不善以求之乎不幸福斯無禍不患得斯無失不求榮斯無辱不干譽斯無毀暴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非其利者勿有也非其功者勿居也非其名者勿受也倖人之有者害居人之功者敗無實而享顯名者殆福利榮樂天主之禍害苦辱人取之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

昔者子路受拯溺之牛子貢不受贖臣妾之金孔子善子路而規子貢聖人之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如是也南宮羿鼻不得死禹稷有天下之間上推於莫爲莫致之天而夫子再三贊之曰尙德哉君子哉聖人爲中人以下語天道如是也無欲而好

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故知者利仁而君子懷刑  
焉刑賞者所以勸懲天下之中人然勸懲所及者顯惡顯善而  
已陰慝陰善則王法勸懲所不及自非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豈  
能福善禍淫於耳目之所不及乎顯以贊王化密以佐君子慎  
獨之功於冥冥故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眾人之視  
是非與利害二者君子之視是非與利害一也少而習焉長而  
安焉庸詎知中心安仁之不在是乎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召公之告成王曰用共王能祈天永命夫命也而可祈諸天乎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好生者天地之德人而  
以殺人爲心安得不爲天之所惡故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機殺運之動

莫燁於秦滅六王定四海自謂地廣三王功高五帝乃自稱始皇帝一世二世以至於萬世使扶蘇得立更秦法而寬大之分封諸公子及公主之夫爲王封蒙恬蒙毅章邯王翦爲公侯舉賢相崇諸儒則秦祚何必不與三王同永乃死不旋踵而五公子諸公主盡死於胡亥之手殺蒙恬蒙毅族李斯皆出於扶蘇之諫坑儒而出監軍使高得行其姦計則秦之亡坑儒爲之也夫賢人者天地之心也戰陣所殺千萬人不如無故坑數百賢儒之罪上通於天也晉司馬氏世握魏權齊王芳本無失德司馬氏卽欲圖篡令其禪位而降封之如漢獻帝山陽公得全始終可也乃廢之而立高貴鄉公遂死於賈充成濟之手又不斬賈充以謝國人且旣言天下者景王之天下吾身後大業宜歸齊王攸果能守此信則平吳之後傳位於皇弟齊王攸而以長

沙王又爲太子遙爲皇孫令其遞傳至遙可也不然卽及身立  
遙而輔以齊王攸長沙王又及衛瓘張華諸人亦可也奈何以  
蠢愚之惠帝又配以淫悍之賈妃而欲孫遙能全於庸悍之手  
乎則遙之被戕高貴鄉公之不得其死爲之也劉裕起匹夫定  
中原有江左功德在人何以三子無一善終而宋文帝且隕於  
元凶劭之手則其鳩甘心禪讓之恭帝爲之也唐太宗以秦王  
起兵有天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何以再世而武氏殺唐子孫  
殆盡蓋建成元吉謀毒太宗太宗殺之可也其子孫何罪而盡  
殺之乎則是武氏入宮卽建成元吉子孫之報也甚至高洋滅  
拓跋之族宇文周武帝滅高氏之族隋楊堅復滅宇文之族皆  
不旋踵而天以逆子報之如蠱蟲之自相啖食豈非皆自作之  
孽哉安有天而作孽於人者哉書曰祈天永命毋獲罪於天之

謂祈後世如宋太祖鐵牌藏廟垂誠嗣王養成三百年忠厚之治者真萬世法哉

附錄

先生七八歲時卽夜手一編伊唔達旦十五爲諸生始究心陽明之學好讀史家貧無書假之族塾乾隆癸酉拔貢成均次歲入都遂留從胡墨莊問漢儒家法復問宋儒之學於姚鏡塘學公羊於劉申受家傳

學

同上

賀氏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延先生襄事自此乃究心經濟之

道光丙戌先生會試不第劉申受禮部與分校見先生卷謂五策冠場賦兩生行以惜之兩生者謂先生及龔定菴也

史傳  
劉禮部

行述及  
詩集

先生兀傲有大略熟於朝章國故嘗謂河宜改復北行故道至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河果北流又作籌鹺篇上陶文毅公謂自古有緝場私之法無緝鄰私之法惟有減價敵之而已非裁費曷以輕本減價非變法曷以裁費顧承平久撓之者眾迨漢口火災後陸總督建瀛始力主行之史傳

陳東塾見海國圖志以爲奇書又謂其調客兵不如練土兵及裁兵併糧水師將弁用舵工礮手出身諸條爲最善惟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尙有可議後先生至粵聞其說大悅因定交焉其虛心受善如此同上

古微交游

徐先生松

別爲星伯學案

周先生濟

別見安吳學案

姚先生瑩

別見惜抱學案

程先生恩澤

別為春海學案

陳先生澧

別為東塾學案

沈先生垚

別為敦三學案

張先生穆

別為月齋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為定盦學案

何先生秋濤

別為願船學案

何先生紹基

別見湘鄉學案

湯先生鵬

湯鵬字海秋益陽人道光癸未進士授禮部主事充軍機章京

調戶部補主事轉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未踰月三上章

言事最後以言工部尙書載銓事回原衙門行走升郎中禁煙



事起沿海大擾先生憤甚時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三十事乞  
尙書轉奏焉先生既負才氣不得施於事乃著之言爲浮邱子  
一書立一意爲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  
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  
張情勢尋躡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一篇最四十餘萬言每  
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又著明林七經  
補疏止信筆初藁各若干卷二十四年卒年四十四

參梅曾亮  
撰墓志

王拯撰行狀

姚瑩撰傳

浮邱子

訓史

浮邱子曰記言動之謂史書善敗之謂史俾今人善敗毋自私  
而暴白於千齡萬代焉之謂史俾千齡萬代覩今人善敗如不

及如探湯焉之謂史俾一其善者百善將歸一其敗者百敗將  
繇焉之謂史俾百其善者一敗可恕百其敗者一善可錄焉之  
謂史俾百其善一其敗者竟無能數其百恕其一其敗一其  
善者究無能捨其百錄其一焉之謂史俾無能數其百恕其一  
者淬厲以惇百善戒一敗無能捨其百錄其一者淬厲以塞百  
敗充一善焉之謂史是故以聖人之有慚德而畏史以賢人之  
有小過差而畏史以天子之尊而畏史以諸侯之彊大而畏史  
以姦雄之橫無所不摧靡而畏史以巧敏佞兌之尤無所不蠱  
惑撓滑而畏史以婦寺之稍知禮節而畏史以細民淺夫之一  
念激昂而畏史是故權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天之權掌生殺  
君之權掌黜陟史之權掌褒譏爾乃應生而殺史於是乎以褒  
代生應殺而生史於是乎以譏代殺應陟而黜史於是乎以褒

代陟應黜而陟史於是乎以譏代黜是故天不兼史史兼天君  
不兼史史兼君非大聖賢其孰能兼天兼君而無遺憾者乎是  
故孔子作春秋聖而史朱子修綱目賢而史其他取節云爾者  
或博而史則網羅得失以成其材或激而史則發抒事物以寄  
其情或縟而史則馳騫文辭以耀其采或簡而史則芟除枝葉  
以絜其體爾乃天運降則史亦降人心降則史更降諱真書似  
理偏詞半是謂疑史匿醜夸美骨脆語柔是謂佞史質不成幹  
文不成采是謂陋史俗不入今典不入古是謂浮史親然後附  
貴然後稱是謂勢史金然後通帛然後允是謂利史雜然後備  
眾然後舉是謂市史請然後書覽然後存是謂奴史邇不井井  
遠更芒芒是謂鬱史俊不察察愚更懵懵是謂盲史野老錚錚  
朝評則橫是謂驕史稗編索索國書則歧是謂繆史疑史害詳

佞史害良陋史害譽浮史害據勢史害賢利史害廉市史害壹  
奴史害直鬱史害伸盲史害明驕史害敬繆史害正於乎霧不  
揭者天不青鯨不烹者江不平陳言不斧者文不立淺衷不藥  
者史不成世有君子爾惟時其懲此十二史爾如不懲史何以  
稱史如不稱世何以明世如不明政何以存政如不存道何以  
行是故賤其人則賤其史賤其史則賤其世賤其世則賤其政  
賤其政則賤其道史賤則染翰操紙者之羞也世賤則執樞馭  
宇者之羞也政賤則贊皇庀國者之羞也道賤則枕經茹古者  
之羞也如欲去四賤滌四羞則良史氏盍作乎則良史氏盍作  
乎

原教上

浮邱子曰三代而上其教一周秦以降其教三暨乎今也其教

五所謂其教一儒教是已所謂其教三儒教而外贅以道教釋教是已所謂其教五三教而外贅以天主教回回教是已且夫儒教肇自孔子儒之脈豈其肇自孔子邪古之聖人賢人皆儒古之儒皆聞道古之道皆有以傳原其次第則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孔子傳顏子曾子子思子思傳孟軻其出處高下不同其爲儒則一而已原其宗旨則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中之誠孟軻之仁義其所從言者不同其道則一而已今之爲儒者乃別焉其黷淺邪則曰非以求道也爲文莫也非以樹文也爲梯榮也其稍稍標異邪則曰非以求道也爲記問也非先博後約也爲鬪勝也文莫害性梯榮害志記問害理鬪勝害氣是故名爲儒而實不知儒之次第而實不知儒之宗旨而實不知儒之

枝蔓而實不知儒之蝨賊而實不知儒之上下古近流通一氣之處而實不知儒之出入毫釐千里之差而實不知儒之全體大用變應寬裕之妙而實不知儒之茂實英聲方皇周浹之神而實不知儒之所以作所以成而實不知儒之所以始所以卒於乎不知儒而爲儒與不知儒而不儒厥罪均也是則今之爲儒也矣且夫老子談道以來所漸劇非一人一家之故矣大底爲賢君相者祖其清淨慈儉之言爲方士者祖其谷神不死之言爲陰謀爲刑名者祖其欲翕固張欲奪固與之言爲放達爲清談者祖其禮爲亂首忠信以薄之言今之爲老子者乃別焉以正直爲不靜以優柔爲多福以孤立爲不廣以援繫爲可安是則祖其塞兌閉門和光同塵之言而已以處彊爲不利以畏蕙爲自全以區別爲不祥以雜襲爲能大是則祖其知雄守雌

知白守黑之言而已是則爲今之老子也矣且夫釋氏之教曰  
空曰悟空則病其廢也然非超世作達者惡乎空悟則病其速  
也然非冥心生慧者惡乎悟於理爲不粹爲不符於力則可以  
爲難矣今之爲釋氏者乃別焉貴而有力者造塔建寺曰吾以  
致福也賤而無狀者刺臂寫經曰吾以抵咎也黠而有辨者高  
座說法曰吾以噀眾也愚而無理者蔑絕天倫曰吾以拔俗也  
叩其所謂空與悟者竝不知也是則今之爲釋氏也矣且夫天  
主之號入中國惟有歷年回回入中國亦惟有歷年其爲教也  
不能如二氏之尊而天主初入中國中國之賢智不能撲滅之  
於是其人大桀小狡其書日新月盛而山谿海嶠僻壤窮鄉之  
愚氓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稍稍擅智慧能闕何事會之姦民  
少而習焉長而橫焉夫旣愚則不復醒旣姦則不復良旣安則

不復悔旣橫則不復馴於是浸淫積漸而至於操左道懷不軌者不知其幾億萬焉回回初入中國中國之君長不能轉徙之於是種類偏處此土窟宅乎西北之奧蔓延乎東南之廣其爲教自主故常而敢於奸表驚戾以膠葛乎斯世斯民之日用飲食而撓滑乎中國之風土人物夫窟宅不拔則根實牢蔓延不已則氣勢大膠葛不斷則人心枝撓滑不止則風俗壞於是能燭照數計而談天下治亂者不勝其隱然之憂也是則今之爲天主爲回回也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故天下之大儒一而已而道恩其中釋恩其中天主恩其中回回恩其中此儒之勢所以常孤也且攻乎儒者浮慕而已而攻乎四教則深信而不惑爭前而恐卻此儒之事所以更孤也天下之民而桀然爲儒之徒者百無過二三而已而道据其半釋据其半天主



清信堂卷一百六十一  
吳

据其半回回據其半此民之氣所以常不清也且非第四教而已而一切無名之教又駢旁而別出詰屈而橫行此民之氣所以更不清也且夫濁其源而望流之潔枉其木而欲景之直不可得也今不崇儒則四教之幟不奪不奪四教則一切無名之教之焰不息是故導民之氣莫如正振儒之勢莫如勝儒不自勝惟后王君公實扶掖之民不自正惟搢紳先生實楷模之后王君公扶掖之儒乃有柄柄乃利利乃化化乃大搢紳先生楷楷之民乃有覺覺乃慎慎乃固固乃久其在棫樸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能扶掖也夫泮水之詩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能楷模也夫且夫后王君公而不扶掖天下之儒則秦政阬儒之餘燄而已劉邦罵儒之故態而已阬儒而天下之儒未嘗死罵儒而天下之儒未

嘗賤是后王君公猶不足爲儒之司命也且夫搢紳先生而不楷模天下之民則其燄烈於阬儒其態醜於罵儒是何也天下之民無模楷則無制防無制防則無操履無操履則無性行無性行則無血脈必有朝聞儒而說夕聞道釋聞天主聞回回而思之者必有外冒儒而似內傳道釋傳天主傳回回而親之者必有慢儒而佞道釋佞天主佞回回迷不知其非禮者必有畔儒而宗道釋宗天主宗回回恬不怪其非道者此豈僅如阬與罵之比乎曾謂搢紳先生而可苟焉以爲之乎其在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不苟焉以爲之者能障橫流而拔亂本也是故漢武帝好神仙則谷永不以爲然唐憲宗迎佛骨則韓愈不以爲然循乎永愈之言均不離乎儒者之意雖然永闢神仙而已愈闢佛骨而已今有譁討堯舜

武周之脈佩服孔曾思孟之言以道德中和爲必可致以禮樂  
文章爲必可興以日用飲食爲必可安以天地神化爲必可同  
然而中處五教並行之世繼又贅以一切無名之教其來莫知  
其根其去莫知其踪其睚眦者吾之道其蔑孽者吾之人譬彼  
驅嬰兒以入虎狼之羣操白璧以告穿窬之盜而不爲所撻拏  
者幾希矣其在綿之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夫不隕厥  
問乃其所以能殄厥愠也是故君子子乎其立也確乎其不可  
拔也息乎其深根寧極也了乎其是也綴乎其止於所也悅乎  
其有以自得也無后王君公爲之氣勢無措紳先生爲之號召  
無虵虺蟻子爲之攀援無鰈蟹鷓鷯爲之朋比然而亟欲取儒  
而不實乎儒者繩尺之雕琢之又取祖老子而成鄉愿者藥石  
之又取皈依釋氏妄希福利者唾斥之又取崇奉天主叛亂乃

衷者桎梏之刀鋸之又取飲食嗜好漸染回風者洗濯之又取一切無名之教奔騰結引糜沸螳動者理解之懲艾之豈不敵愈多而力愈單任愈艱而氣愈猛耶且夫敵多而瑟縮者是謂餒任艱而不自振厲者是謂媮以一敵萬而戰勝于異同離合之界者是謂毅以身任道舍我其誰毋敢棄毋敢褻者是謂敬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則嘗端居而思焉此三聖一賢之心何心也處今之世心古之心用古之心世今之世其有志而未之逮也耶其不得已而不已也耶

